

書叢代時

策政畧侵邊多的勒特希

譯平詠徐

行印局書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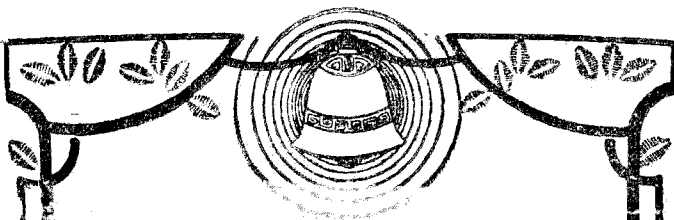
時 代 叢 書

希特勒多的邊侵略政策

徐詠平 譯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希特勒的多邊侵略政策

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 | | | |
|---|----|---|----------------|
| 原 | 著 | 者 | Henry C. Wolke |
| 譯 | 者 | 徐 | 詠平 |
| 發 | 行人 | 吳 | 秉常 |
| 印 | 刷所 | 正 | 中書局 |
| 發 | 行所 | 正 | 中書局 |

(1167)

第一章 第二德國之終結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一月卅日的傍晚，柏林德國國務總理官邸的一個窗子裏，站着一位老年人，向威廉街（Wilhelmstrasse）歡騰的羣衆，微微揮手鞠躬。那老人就是尊嚴可敬的保羅·馮·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共和的第二德國總統，他從昔日俾斯麥（Bismarck）所居的房子窗口向外注視。不到十五年以前，興登堡是俾斯麥的鐵血主義（Blood and iron）精神的繼承者，領導德意志帝國的軍隊打仗，而這場戰爭德帝國瓦解了。在帝國時代興登堡是蔑視國會與羣衆的，但這晚上他依稀認識列隊窗下威廉街上數千行右手平舉禮的納粹突擊隊（Nazi Storm Trooper）的力量了。

南邊離百碼處一個窗子裏，站着一位年青人。他完全沉醉於悠揚的軍樂聲和歡騰的羣衆呼聲之中。他看見那飄揚着的旗幟，灰色的制服，和隊中火炬裏閃爍的鋼盔，而爲之滿

懷興奮。到處他都看見他的卍字在黑暗中凱旋而歸的擺動着的臂膀上跳躍。他不自覺的舉起右手報答每一個舉手禮和「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的呼聲。這人就是安道爾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而這時是他的時代了。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得到它自己的地位了。奧登堡正任命他——不到一年前還不過是位德國普通的公民——為國務總理。

比那晚任命一位新總理更危急的，奧登堡雖然有些微微覺到，但他從沒有夢想到任命了這位舊僚之後，竟沒有一個國家，能使戰後時代劃一新紀元。那個正月的晚上，非常激昂的納粹軍隊喝讚他們的總理(Fuehrer)，他們狂呼凡爾賽時代的終結，他們勝利的呼聲。「希特勒萬歲」是一個新世紀，第三帝國之難以令人置信的新世紀，誕生的呱呱之聲。

兩天以後，新總理解散國會。新起的納粹狄克推多摧毀了德國的議院控制政府的制度。出身低微的奧大利人，昔日之伍長，歇私的里亞病患者，粉刷房屋之漆匠，綽號小丑的人，拙笨的煽動者，他曾贈送給歐洲一個流產的「啤酒廳革命」(Beerhall revolution)的悲喜劇，乘機向世人表示他是德國的統治者了。他握統治大權為霍享索倫(Hohenzollerns)族

現在威馬共和 (The Republic of Weimar) —— 埃伯特 (Ebert)、拉泰諾 (Rathenau)、
埃斯報格 (Eisner)、拉布 (Loeb)、布盧寧 (Brünning) 諸人辛苦制成的「德謨克拉西」
完全成爲一種紀念品了。第二德國的和平主義，它的忍耐能力，它的啓迪文明被排斥
了，而代之以第三帝國的軍國主義。共和時代對最近的仇國企求諒解的願望已完全消失了
現在統治該處者爲納粹的鐵腕外交，很迫切的求成爲帝國。

現在很清楚的顯現一種令人悲觀的形態，就是協約國在戰後這段時期中，沒有幫助威
馬共和國成爲一個強富之國，鑄成大錯。自私自利之心，使英、法對繼霍享索倫而治德的
自由黨人不予一臂之助。協約國方面的政論家，堅稱他們同德國作戰是同德意志帝國的統
治者打仗，但是他們却忽略了幫助德意志成爲永久的共和國之良機。

而希特勒是「不合理的凡爾賽條約之產兒」(Illegitimate offspring of Versailles Treaty)
這事實是無從否認的了。全世界從不曾聽他說起和約對威馬共和國壓迫不很嚴酷，而奧大
利的煽動家，要是沒有這種怨恨的根苗，也無從激蕩起數千萬條粗人的怒潮。

然而也有人這樣辯駁：說一九一八年勝利的德意志，在布加累斯特 (Bucharest) 和在

布累斯特·利托夫斯克 (Brest Litovsk) 迫訂的條約，盡感懣撒 (Kaiser) 政府不和危敗的英、法妥協。誠然，但是，這也不可忘記，迫訂這條約的人已為德人所共棄了，他們的敵黨，民主黨的首領，已起而治理德國。協約國所嚴加壓迫而與之訂不平等條約的人就是這批和平主義者的自由黨人，他們建立了新威馬共和國。

協約國因為對威馬共和國壓迫太甚，使其不能發展，反促成國家社會主義之迅速長成。當協約各國政府最後看清他們對德政策之結果，他們雖欲退讓已太遲了。

法國佔有魯爾 (Ruhr) 使德人含恨法國，這在羅迦諾條約 (Locarno) 的一簡短時期中，終難忘懷。德國的通貨膨脹，使德國的中間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脊椎，無以自存。於是共和國政府逼得不得不掙扎圖存，不僅要抵拒海外自私而短視的帝國主義者之逼迫，且欲彈壓國內的反動勢力。威馬政府在一種雙重困惱之中不能支持而倒了。全德人對和約的咒恨，處於軍備充實的強隣中孤立無援的感覺，通貨膨脹下的生活困難，失業的痛苦，這些主要原因，造成一條天梯，讓希特勒爬上了狄克推多的寶座。

一直到了正月那天晚上，當狂歡的納粹軍團列隊大踏步走過威廉街的時候，德意志的

事是德人自己處理了。而自從那晚以來，歐洲便在武裝的休戰狀態中過活。史丹來·包爾溫(Stanley Baldwin)有言，歐陸「既非在戰爭又非在和平而處乎武裝的監視之中」。凡爾賽條約時代的信任被戰爭的精神學與定命論所替代了；羅迦諾條約時代的希望變爲幻想了。今日有幾百萬武裝兵士，比一九一四年還多；據國際聯盟的統計一九三七年全世界的軍備費共化去十二萬萬金圓，「三倍於戰前每年之數」。這種過重的負債，壓傷世界社會的及經濟的機構，危在俄頃了。

而歐洲政治問題的重要關鍵在德國。假使你從任何一角來考察歐洲戰爭的恫嚇，你就可找到納粹的獨裁就是威脅和平的鎖鑰。歐洲除非德國從戰爭的路上改變途徑移到國際合作的康莊大道上來，決不會平靜的。而要德國改取和平政策，完全沒有可能的表示，除非希特勒的統治不存在。假使第三帝國沒有這位領袖，則世界上其他侵略國家，將陷孤立。日本及意大利之所以敢破壞世界和平，正因爲他們依賴着有德國的幫助。綜而言之，這三個國家都會向其敵人挑戰。歐洲的前途——甚或是世界的前途都握在那個統治着柏林者的手裏。

要了解歐洲政治的趨勢，必須先明瞭德國之內情及其外交政策與他們所指的將來的意向。那末須得研究納粹統治下的政治事件的意義。

歐戰以後有許多人起來領導毀約，這是全德國人一致的要求，不問其社會地位，宗教信仰，政治黨派如何。德國自由黨人反對和約，比其反對保皇黨更甚。但民主黨集團，希望以會議方式，漸進程序修改和約，終無所成。然而希特勒敢指着軍備充足的法蘭西、捷克、和波蘭而大喊俾斯麥之言「四面皆敵」(Feinde ringsum)，他曾允許沮喪、貧困而飢餓的羣衆，假使他們能跟着了他，他能引導他們到政治安全及經濟豐裕之草木茂盛的綠野中去。他敢向自由黨人喋喋而言，謂其所向戰勝國獲得殖民地或讓步，殊屬徒然無益。希特勒深知他所答應能得到的報答，爲自由黨人所不能得到者。

納粹首領敢大膽輕蔑威馬共和國的和平外交，並向其聽衆約言他們國家社會主義立刻給德國一個「活動有力」的外交(Dynamic diplomacy)。他能使德國的政治首都爲公開的國防邊境，爲防守萊茵區法國非洲軍隊之國防邊境，爲法國軍備充足的從瑞士到魯森堡之國防線，爲法國網羅歐洲的聯盟制度的國防線。他攻擊凡爾賽條約是負責而大膽的高喊，

就是日耳曼集團中反對他的政策的人也一致應和。

當他們的總理受命爲國務總理，在就職典禮那晚上列隊行經威廉街的褐衫隊，是些不倫不類的雜色隊伍，他們都是馬路上的打手，暴動之徒，却組成了國家社會主義的自衛隊（*Proletarian guard*）。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從小店員、侍者、理髮匠、私人侍僕、失業分子中集合而成，其中有許多尚徘徊躊躇於希特勒主義及其產主義之間。他們不管主義如何，不管尊嚴如何，他們只渴望加入勝利的一邊，不論那一邊所發生些什麼。

許多褐衫隊員年齡實在太輕，不能打仗，而他們軍事經驗只不過在馬路上和社會黨敵人打仗以及用石塊拋擲猶太人的店舖玻璃窗而已。納粹利用了這些年輕的無賴握到政權，實爲一種大冒險，這種冒險大約可以證明他們個人經濟狀況。黨給他們一種得意揚揚的感覺，當他們掛着反閃族的卍字在馬路上高視闊步而過的時候，顯現着一種黨員互相團結的意識，和誇耀其特享權利和領袖的偉大。時間漸漸過去，他們的分子因憂國青年的加入而大爲脹膨，但這些人年齡過輕，不能替他們的祖國打仗，然而受其領袖的催眠，深信他們自己能替祖國效命疆場。

希特勒給那些保守的鋼盔團員 (Steel helmets) 一個深刻的印象。這些人不下於狂妄的希特勒黨人，他們熱望修改和約。然而他們的見解，恢復皇室爲實行此事的初步。他們不信從國社黨的宗教及民族信條。他們有長久而艱困的打仗經驗，他們比一般褐衫隊知道的更清楚。認爲和法國或波蘭作戰是沒有可能的，國社黨人却立刻要和這兩國開火。

一九三三年是和平的危險時期。因爲國社黨內部的統治穩固了，立刻要求修正領土。他們的更過激的領袖，時時準備越過「悲痛的國界」 (Bleeding frontiers) 從另一邊去獲得領土，他們要求實際行動以抗立陶瓦；他們高呼波蘭走廊之終結，那使波蘭出波羅的海而割裂德國爲二的討厭東西；他們要進襲但澤取消自由市回復祖國。

既沒有重砲，也沒有軍用飛機及坦克車的德國，即使和弱小的隣國也無從作戰。然而褐衫隊員大聲喧嘩要採取軍事行動。這正也是德國的幸運，波蘭或法國沒有採取防禦的戰爭以打擊擴充軍備中的德國。十萬軍備不充足的志願兵固可抵抗侵略，但缺少計算的褐衫隊領袖却要挑動別國向其作戰，他們且稱這種國家爲重整軍備後德國的未來戰利品。

一九三三年四月某日，一分隊的突擊隊在東普魯士德波交界線上插了一面大納粹黨旗

在這地方他們選爲「事件」發生之處，那交界地方正有一條路橫穿過去，而標誌極顯明。當西風吹過時把旗幟飄向波士數尺，褐衫隊員向波人大聲嘲笑。幸而年輕的波蘭守衛軍曾經向主管長官請示，奉命沉靜不動，不理德人的嘲笑，這事總算平靜的過去了。

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國社黨中有派別的分裂，保守派及激進派互相爭權，後來漸知希特勒是喜好保守派的。魯依模上校 (Roehm) 昔爲希特勒摯友，現爲激進派領袖。國社黨中意見紛爭日增，對希特勒的不敬亦與時俱進。

魯依模爲突擊隊的總參議，收集那些不滿於其在黨中地位的人，結成私黨。他們的野心因魯依模的把突擊隊的精粹分子編入志願軍而洩漏了。他們打算握到軍權，利用軍權而統治德國，結果適得其反。再者，他們又怨恨希特勒的拒絕立刻推翻德國資本主義制度。希特勒看到魯依模的急躁的叛黨行爲，不得不辜負這位助他上台的舊友了。

雖然當希特勒執政時，志願兵的人數不過一萬，而突擊隊人數有二百五十萬，當然是抵抗突擊隊的洞嚇。志願兵的領袖看清如果魯依模的計劃完成了，那末全部軍權將落於褐衫隊的激進派之手。所以國軍堅持立場。在這種糾紛之中，興登堡和希特勒是幫助志願

兵領袖反對魯依模一派的計劃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七日，世界各國都接到國社黨內部不平靜的警告。在那一天，非納粹黨員的前國務總理巴本（Papen）向馬堡大學（Marburg University）學生作驚人之演說。雖然巴本沒有把演辭寫出發表，但他有過這次演說是事實，這位前總理的反納粹演辭，其內容也不難想見。

年老的興登堡總統拍給巴本的賀電，被戈倍爾（Goebbels）檢查到而扣留了。這種爭鬧在國外傳播得很廣，希特勒却處於狼狽的地位。政府中左右派之爭，到了幾使政府有倒坍的危險。在這種情勢之下，希特勒決定給褐衫隊一個月的休假，撤除其領袖之軍權。這個處決是志願軍團勝利的。然而還沒有解決魯依模的叛黨問題。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希特勒就國務總理職後第七個月，大風雨突起了，全世界爲希特勒對這個風潮解決手段之殘酷而震驚。希特勒自率一精粹分隊，走入魯依模裏，將他的部屬全拿獲了。海恩塞（Heines）是北勒斯勞（Breslau）地方惡名狼藉的納粹政治警官，在魯依模家發現，當場格殺。魯依模被賜連發手槍一支，命其自殺，當他不卽自殺時，

希特勒帶去的人，立予擊斃。柏林區的納粹突擊隊領袖卡爾·埃恩斯特（Karl Ernst）及其他魯依模的黨人全遭遇到同樣的命運。

不僅是激進的褐衫黨領袖被「清除」（Purged），就是前國務總理庫特·馮·舍利契（Kurt von Schleicher）及其妻子也在家裏被刺殺，因為謠傳魯依模想擁護舍利契為國務總理，取希特勒而代之。巴本的三個私人秘書被刺死了，幸巴本因與登堡及志願軍之干涉而得救。

希特勒在國會裏向他自己選拔的議員演說，謂有七十七個賣國賊被清除了，這種屠殺事件有各種不同的名稱，或叫作「魯依模叛黨事件」（Roehm putsch），或稱「流血洗罪事件」（Blood purge），別稱「道德清除事件」（Moral purge）。一般觀察家常謂許多政府官吏在屠殺中失蹤了。

七月九日據宣稱褐衫隊人數將從二百五十萬減為八十萬，一部分改編為不武裝的政治警察。雖然叛黨的魯依模清除了，而像聲名不佳的朱理亞·斯特萊契（Julius Streicher）仍然留存。誠然，魯依模有罪惡，但後來在黨中及政府裏得高級地位的人，並不比他高明。

國社黨的內閣過去了。希特勒的報紙一致讚頌希特勒拯救祖國於一如俄國革命的禍害之中。魯依模及其已死的同志被斥為賣國賊及怠工者。希特勒把黨清好了，便得令出必行。

這種清黨事件在歐洲看來，就是國社黨激進的反對派被清除而已。志願兵首領及保守派地位比以前更鞏固而已。志願兵之佔優勢影響於希特勒者戰爭危機漸減而已。但是戰爭的可能性增加了。

第二章 希特勒承繼泛日耳曼主義

所謂清黨事件過後廿五天，希特勒的指揮力和保守派納粹的權力，又受到另一個嚴重的試驗，就是七月廿五日，奧大利的納粹黨人，企圖舉行革命，推翻其政府，這顯然是希特勒授命的。

此次的犧牲品是奧大利的內閣總理道爾斐斯 (Dr. Dollfus)，為國社黨人所暗殺。但是這次的叛亂失敗了，這事件的結果把歐洲帶上危巢。希特勒把奧大利的流亡者訓練而成的

「奧大利軍」突擊而入奧境，在這當兒，墨索里尼却警告希特勒，說意大利要保護奧大利獨立，不然，不辭一戰。

如果魯依模及其黨羣還存在而且權勢仍如往昔一般大的話，希特勒一定會受他們的影響，在奧大利事件上賭個輸贏。歐洲大戰不會即刻爆發，其原因大概因希特勒也能忍受其必敗之果，而縮手不幹之故。

清黨事件過去以後，志願兵首領及其擁護者勢力漸漸擴展。但德國的納粹政權不去，德國是不會回復到威馬共和的。德意志的民主政治是死亡了。它的殘存的擁護者已被東西分散了，共和國的政治機構也被破壞而改造為適用納粹獨裁制度的了。歐洲所最能希望到的只是德國回復到皇室統治或志願兵統治。而德國青年不斷增進的想念用於權威，軍國主義，帝國主義這些字眼的文句。德國想把在第三帝國壓迫空氣之下的青年意志人格化，個人化。

希特勒向志願軍的領袖們表演一齣無價的戲劇，就是把德國帥(Arsenal)化。帥是擴充軍備的必需品。自從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希特勒宣告退出軍縮會議及國聯以來，軍備

擴充成爲德國的主要工業，不僅減少失業人數，而且準備着——實質上的與心理上的——越過那悲痛的國界而規復故土。

當希特勒向其人民要求犧牲個人的經濟利益，獻給國家以充實其四年計劃的財政的時候，他引用無數的巧言美辭以激動國人之心，叫他們切勿忘記協約國的「飢餓封鎖」(Hunger blockade)。德國決定經濟上自給自足，這計劃官方的名詞叫作「阿太基」(Autarkie)。全世界有經驗的人都不置信。他又向其聽衆演說，謂德國只需要工作與和平 (Work and peace)，他給人一種深刻的印象，使德人知道這些話並不是放棄侵略。他們知道所謂和平，在德國人的意思看來，是和希特勒的偉書我的奮鬥 (My Battle) 之哲學相聯的一條線。換言之，希特勒的和平，意爲一切文化低落 (Less cultured) 的民族向條頓族的命令俯首聽從。

一個進過學校的人相信他們會擴充而入佔他國領土，所謂和平即德國至上。這就是說根據泛日耳曼原則重繪歐洲地圖，重定大陸各國界線，重新支配世界殖民地資源。

在第三帝國的德國人看來，強迫入伍的新軍，象徵民族自尊的回復。他們認爲凡爾賽

的屈辱時期已經過去了，他們是「全無束縛的自處其室」(At home in their own house)。幾千個演說家和一個受統制的報紙向全國講解，說他們新軍的力量要打擊新的協約以維持歐洲的和平。

希特勒的政治主張，在我的奮鬥中敘述最詳，爲全德人所熟習而深入心坎的。他們注意使德國成爲全歐最強盛的國家。但是我的奮鬥沒有新的見解，只是希特勒的一個十九世紀日耳曼人的幻夢而已。那書中夢想組立「大條頓帝國」，不僅爲大陸之霸主，執歐洲之牛耳，且據有海外爲目下許多「衰落中」的國家所有的領土。

我的奮鬥告訴每個德意志讀者，他們的領袖怎樣專心於往勝利途中的政策之實現，這本書，尤有甚者，其中駁斥俄斯瓦爾德·史賓格拉(Oswald Spengler)及其「西方衰落時代」(The Decline of West)之說。希特勒堅稱德意志帝國是世界最有力量的國家，那狄·阿利安(Nordic Aryan)文化的保護者，西方優秀文明抗拒日趨衰落的東方文化的鬪士。他主張統一歐洲日耳曼人在一個政府之下，這政府就是現在統治柏林的政府。要等到這政府用任何活動方法把一切日耳曼人包括到它的治下，泛日耳曼主義運動一天不停止。

當希特勒大聲壯氣的向喜氣歡騰的羣衆大喊「同種同文是無國界」(Blood knows no state border)，表示他的一種泛日耳曼思想，差不多一個世紀以前，夫賴得利克·力斯脫(Freidrich List)和威廉·羅射(Wilhelm Roscher)所申述過的。在希特勒看來，他雖出生於奧大利，却是個泛日耳曼思想的人，好久以前，一九一九年五月加入國社黨時就有此懷抱。

希特勒誕生前二十年，保羅·雷迦得(Paul A. de Lagard)在其著作德意志聯合論(Deutsche Schriften)中有云：「我們必得建立一中央歐羅巴」(Central Europe)，它會保證全歐陸的和平。到什麼時候呢？到它把俄羅斯趕出波羅的海，南逐斯拉夫人，東佔大批土地以供日耳曼人殖民。我們不可忽略猝發的戰爭(Ex abrupto war)，這個戰爭足供建立中央歐羅巴。我們一致要使民衆習知這種戰爭，必定要來到的。」

戰前的泛日耳曼作家挨恩斯特·哈塞(Ernst Hasse)亦裸着野心突然宣佈其政策：「我們需要領土，即使住着的是他國人，所以他們的將來，要根據我們的需要而計劃而調整，使他適應我們。」在我的奮鬥裏，希特勒反對凱撤的擴展海外領土野心，他說：「我們

(納粹)立刻停止要求一切(德國的)戰前殖民地及貿易政策，放棄日後的土地政策。」換言之，就是先要靠近手頭的土地。再摘錄一句我的奮鬥之話吧：「並且我們現在一提起歐洲的新土地，第一就想到俄羅斯和那些與她相鄰的國家。」他接着來一個公式：「東進政策即在獲得必需的土地，以供給我同胞。」

在我的奮鬥中的重要各點都殘存着過去一世紀的泛日耳曼宣傳。希特勒的反閃族主義爲泛日耳曼經典之一部分，把猶太人歸入有色種。納粹黨人向散居十二個國家以上的少數日耳曼人積極宣傳，用着一句成語，「記牢你是日耳曼人！」這句話是戰前泛日耳曼聯盟(Alldeutscher Verband)的警句。「我們的宗教即日耳曼！」少年團的領袖包爾杜爾·馮·雪拉克(Baldur von Schirach)這樣喊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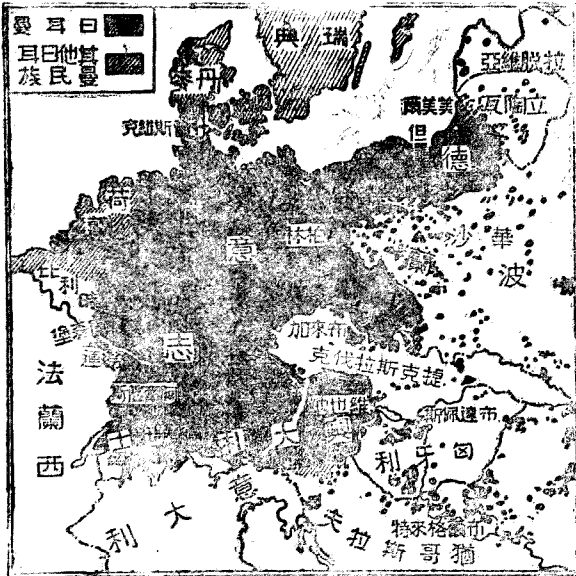
第三帝國把條頓少數民族作爲宣傳的起點和政治上南侵及東侵的根據。歐洲的民族地圖繪着條頓少數民族有遠散至伏爾加河(Volga)流域的。移往捷克者有三百萬。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瓦、波蘭、猶哥斯拉夫、意大利、丹麥、比利時及法蘭西者較少。

奧地利、自然，全部都是條頓人，在瑞士亦有大部日耳曼人。照日耳曼種族地圖，北

至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挪威，認為和德國同一血統。

旅行家如留意從芬蘭灣

以迄西塞爾維亞 (Serbia) 的
 條頓少數民族，彼輩如居於
 愛沙尼亞之塔爾林 (Tallin)
 ，拉脫維亞之里加 (Riga) ，
 波蘭之克拉科 (Kraikow) 及
 陸 (Lwow) ，羅馬尼亞之克
 律琪 (Cui) 和布累曉夫 (Br.
 ashov) 等城的條頓人，都顯
 示他們的特點，雖然離祖國
 而他居已有好幾百年，仍保
 持着他們的民族特性。



此係德國宣傳機關德意志僑外人民聯合會 (Volksbund für das Deutschtum im Ausland) 所繪歐洲條頓少數民族地圖，黑點係表示散居各處之條頓人，自愛沙尼亞迄猶哥斯拉夫，東方有遠至伏爾加流域者。

納粹國內的無線電廣播台，不斷的向條頓少數民族播送特別的宣傳節目，雖遠處他地的條頓人都能收到這種廣播，因其電力很高。這些廣播有的爲新聞報告，有的爲文藝節目，有的向農夫作氣候警告，不管其爲官辦或商營的，都有宣傳作用。每一宣傳都是向少數民族申述新興第三帝國的現狀，和要求他們勿忘爲大條頓帝國的臣民。

在聖誕節，一切少數條頓民族，不論其居於黑海多不魯甲 (Dobruja) 海岸，或波蘭南部之盧丁區 (Ruthenian District)，或冰天雪地的里加灣海邊，都能聽到魯道爾夫·赫斯 (Rudolph Hess)，代表納粹領袖的話，告訴他們：「希特勒已經給我們一種天賦的復興觀念的宗教，以代替布爾雪維克的破壞觀念，我們現在居於國內的人，能夠向你們顯示這種觀念的後果。」

在歐戰以前，當時宣傳不過是政治戰爭的效用有限的武器，納粹對少數民族的宣傳不過以泛日耳曼文學來團結當時的柏林——巴格達 (Berlin-to-Bagdad) 野心，想造成一條頓帝國，北起北海南達波斯灣。泛日耳曼的作家，也用民族統一的題目來撰文著書，極爲軍事領袖們所贊賞，這些將軍們苦心研究軍用地圖，草擬作戰計劃，認爲泛日耳曼主義

必能實現。

誠然，泛日耳曼民族統一之夢，到了一九一八年初，可謂達到頂點了。德軍乘勝掩有立陶瓦及波蘭全部領土，拉脫維亞之半部領土，烏克蘭及塞爾維亞之大部土地。羅馬尼亞迫得準備受柏林與維也納之壓制而訂約了。布加利亞和土耳其是同德國及奧匈帝國同盟。那時泛日耳曼的野心，因泛日耳曼聯盟的鼓吹而日趨實現，只等待和平到來，便可在他們已得的土地上實現。德國因此專集兵力在西線作孤注一擲以求獲勝，西線改守爲攻，東線則取守勢以保持既得之利益。

希特勒、戈倍爾、魯森堡 (Rosenburg) 決定在將來免蹈覆轍之故，德國現在的政策在西方取守勢，在東方則取攻勢。馮·尼拉茨 (Von Neurath) 的外交戰略與沙赫脫博士 (Dr. Schacht) 的經濟手段，都是新政策東進的一部分。這種求遠東優勝利目的的掙扎爲一切德國政策的原動力之所在。

在歐戰時德國不僅佔有東歐大批土地，且操有羅馬尼亞的大量油田權，烏克蘭的黑麥出產地，塞爾維亞的礦產及林產，波蘭與波羅的海的農產。假使德國能保持這些土地，人

口、及原料，一直到和會爲止，德國將爲從戰爭而崛起的歐洲霸主，以執世界牛耳。

國內住有少數條頓民族的政府，對國家社會黨的外交協會年會中官方的話，非常嚴切注意，該會最近一次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於司徒加德(Suttgen)舉行，該會首領英吉利種的挨納斯特·勃爾(Ernest Bohle)宣稱希特勒漸漸使「納粹黨外交協會爲德國外交部的一支派」。其辭續言曰：「不論誰住在國外的，是商人也好，或商業代表也好，他不僅替自己工作，根本是替日耳曼祖國而服務。」

或者會中最使人注意的話還是戈林的話，他所說的直接應用到每個歐洲國家中的少數條頓民族。一九三七年九月第二號納粹有句辭意含糊的話：「納粹政府期望僑居國外的每個日耳曼人把祖國的利益放在他自己的利益之前。」他在國內向雀躍的羣衆說：「你住在德國的日耳曼人呀，你們要牢記，不論你們住在什麼地方，你都代表日耳曼的利益。祖國第一，一切其次。」這話帶給在歐洲每個國家內的條頓少數民族。

德國的宣傳進至破壞理論背景，反宗教，焚禁書，納粹的政治哲學爲希特勒的權力觀念。

當西方列強注意力集中在亞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的時候，這條日耳曼章魚却毫不休息，把它的觸脚伸展到中歐及巴爾幹小國上，緊緊把握着。

第三章 納粹當朝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希特勒表演了一齣近代史上極盡奇觀的軍事示威運動。在那一天，他派遣他的納粹部隊，浩浩蕩蕩用德國步兵閱兵典禮時的直腿正步的步伐（Close-step）開入萊茵區，表示反抗凡爾賽和約和羅迦諾公約。這是希特勒的許多為全世界所畏懼的「週末驚人事件」（Saturday surprise）之一，正如他的其他重要外交事件和軍事行動一樣。

那天早晨九點半，一九架飛機分隊隆隆飛過科崙（Colonne）上空，飛繞大禮拜堂塔尖一週，往東疾飛而去。千千萬萬的羣衆，擁集在馬路上，狂熱歡迎三個乘機器腳踏車的人，他們頭戴鋼盔，背上橫插步槍，駛入廣場。在他們背後是脚步笨重的雙腿直行的九隊步兵和十三隊重騎兵。

當萊茵區狂歡的羣衆在熱烈歡迎如潮水般衝入禁區的德軍之際，希特勒特別召開穿褐

制服的國會，高聲演說。他宣告凡爾賽和約的死亡；羅迦諾公約的終結。「國會裏的諸君」，他喊道：「當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陰沉的那天，歐洲大戰的流血慘劇之幕漸漸放下了……」他繼續詳述一切和約的錯誤。德國需要和平，但是佔領萊茵非武裝區爲迫不得已的手段，因爲用意深不可測的法蘇互助公約最近經法國國會通過批准了。他向他的敵人挑戰：他向波蘭表示和平。他乘此震驚全歐的既成事實，派遣更多的德國軍隊開到與法比交界之處：這件事打破大陸政治的和軍事的現狀。這事件的結果不光是把凡爾賽和約同羅迦諾公約撕成爲片片碎紙而已；德國因此而獲得一大工業區。最後還突然擊破協約國對德所施的軍事約束。

在這裏我們再來檢討一下協約國和共和的德意志間之關係所造成的相反的結果吧！誠然，簽訂羅迦諾公約的時候，德國共和政府是同意把萊茵劃爲非武裝區的。可是這是個不平等的待遇，因爲這無異把萊茵闢爲大門讓法國便於侵德。德共和政府這一點必然要遭受國內反對派的攻擊的。從德國歷史上觀察，萊茵地處重要，爲軍事必爭之地。

在法國方面，自大戰以來，有一種恐懼心理，就是怕德國急求報仇，重演一八七〇年

和一九一四年的侵入把戲。如果法國自動的同意第二德國的共和政府修訂兩國間的國界，則日趨衰落的威馬政府也許不致顛覆，還可勉強支持。希特勒於是乎也不會有其有效的政治武器。然而自由黨人既失信於國內，而萊茵公約 (Rhine Pact) 經十一年之折衝才有希望。在羅迦諾簽訂，但希特勒却拿來踐踏他的馬蹄鐵靴之下。

希特勒雷吼般的在國會痛切陳辭，為聰明狡滑的政治必演的劇目。他把他的理論編為戲劇，向所有一切德人演出，譴責凡爾賽和約的抑辱。德國的自由黨人憎惡希特勒用武力來處理國際關係，現在悲傷的自省了，希特勒的兇蠻外交倒勝利了，為他們的和平外交所不能做到的。每一個希特勒的武裝的政治動作，都得國內的擁護。

雖然萊茵區的佔領，顯為攻擊西方，但却幫助東進。如萊茵區一旦存留着非武裝狀態，德國一日不敢向中歐及東歐任何小國家有所舉動，因為背後空虛，要防法國的乘隙抄襲。希特勒對法國邊境的礮臺情形，非常熟悉，他相信一旦有事，可以攻陷堅如鐵桶的馬奇諾防線 (Maginot Line)。

雖然在他的我的奮鬥中希特勒稱法國為「德國的難以解和的死對頭」，而東侵政策之

下。對西方不能不採守勢。假使東侵成功了，德國可移其兵力西向而爲所欲爲。德國不會忘記阿爾薩斯 (Alsace) 和勞連 (Lorraine) 兩省。「阿爾薩斯比柏林還要重要！」罕夫斯泰 格爾博士 (E. Hanstaengl) 這樣告訴我。

同時德國在他的前進途中必得避免與英國發生任何衝突的發展。納粹好提醒英國人以自傲的「光榮孤立」觀念。他們極力向英國人說項，他們絕不侵害英國的安全。德國爲表示柏林倫敦間的和諧起見，甚至願意接受英國的海軍制限。

希特勒的東侵政策，實在是一種大冒險，除非他能以少數兵力保護西部國防，不致被侵入。然而以德國的不穩固的財政狀況看來，建築一條足一倍於馬奇諾防線的國防線的企圖實爲一種失算的事業。沙赫脫 (Schacht) 的經濟天才，尙不足籌成一大筆債款於最近短期完全此項偉業。而且德西部國防能得安全亦有恃乎東侵的成功。

德軍的工程師，貢獻一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不必花很多錢而可保障納粹的安全。他們辛苦的草成一種計劃，萊茵區的鐵臺築在曠野中，尤其是有名的「彈丸箱」(Pillboxes) 的小堡。從瑞士到丹麥止這段邊境佈滿這種小堡有幾千所，配備着機關鎗手，蔭蔽極好，上

空看下來什麼都看不見。與比利時和法國交界的邊境，埋設無數地雷和坦克車陷阱，每一畝地中都藏有大礮和機關鎗。

據波蘭高級將領估計，德國萊茵防線要三十萬兵力可以固守。他們又說法國能用大量充足的兵力打破德國這條防線，但是却要以極大的犧牲才能成功這個偉績。

德法兩國邊防的平行發展，使這對世仇陷入僵局。這種局勢曾為希特勒的反面政策的目標。他希望能把法軍攔住，使他們仍在其境內，同時德軍可在中歐和東歐自由行動。

當希特勒在萊茵的軍力鞏固以後，同時空軍亦儘力擴充，準備在另一個地方來一場意外的戰爭。那地方一定是經濟充裕的區域。每個參加過第一次大戰的德國人，都深憶缺乏食料橡皮等的痛苦。所在備戰中攫取原料為他們的初步計劃。因為那時士兵們在壕溝裏吃蕃芋喝開水過活，市民在家裏挨餓，迄今猶令人心悸。

防毒面具的製造，已用皮革代替橡皮了。德國需要橡皮甚亟。我想起戰時的某次，在比亞佛（Plive）低地陣線中，當時奧軍渡河攻擊意軍，當他們退回時，有些兵士手裏拿着許多敵軍運載傷兵的汽車橡皮胎。

希特勒是陣地戰能手，他知道軍隊需要豐富的糧食，新式的軍器，這只有科學與工業能夠達此目的。而且近代的戰爭，機械化部隊恃乎汽油才有效用。希特勒不用志願兵團的警告，早知戰時封鎖，對德國是極危險可怕的事，除非等到德國經長期奮鬥而達經濟自給自足時。於是有所謂四年計劃。

從德國的戰爭資源來觀察，只有煤的儲存和碳酸鉀 (Potash) 足以自給，鋅只夠一半，少數的羊毛織品、硫磺、鐵、鉛、煤油、銅。德國不產鹽基石 (Bauxite)、鋁、橡皮、水銀、鎢、馬口鐵、鎳、雲母 (Mica)、鉻、棉花、石棉、絲棉、鎂。這些主要原料的缺乏，對工業國家如德國者是一重大負擔。

爲了準備大戰及戰時封鎖的預防，德國企圖達到經濟自給自足，戈林是經濟動員的領袖，雖然在開初，機智的沙赫脫博士是實際的領導人。科學是動員了；實驗室是主要戰線。埋在地底下的一噸煤，長在森林中的一棵樹，一隻牛和一匹馬，每一座花園，每一口沼池，每所工廠，每條瀑布，每個男人、婦女和兒童，全國的人力同物力——一切都用到造成德國經濟獨立的運動中去服務。

煤正在提煉成汽油，木料正在變成糖和布，一切化學品求從空氣裏獲得，人造橡皮正在製造。德國農民都受政府通知迅速增加食糧生產，否則他們得放棄祖傳的土地，替那些能增加生產的人去工作。

到處有「不許浪費」的標語，人人都得儲藏食糧，搜存廢料，捐助國家救濟基金。每個學校兒童都動員參加收集蕃芋皮及廚房裏丟出的渣物，那些是豬兒吃得津津有味而易肥大的東西。「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爲增加國家原料，不斷的搜集舊橡皮、廢鐵、瓶子、碎紙、罐頭，以及其他一切足以利用到工業上的舊金屬、舊玻璃、廢紙等等。

沙赫脫博士積儲少數的黃金，變玩通貨的把戲，同別國行物物交易。他輸出探海燈、大礮、機器、化學用品、電料；他從奧大利輸入米穀，從立陶瓦輸入鵝，從羅馬尼亞輸入石油和穀物，從匈牙利輸入牲畜和穀物，從猶哥斯拉夫輸入絲和礦產，從希臘輸入橄欖油、水菓、烟葉，從布加利亞輸入黃豆和烟葉，從土耳其輸入棉花、無花菓、毛織品。

德國的經濟發展，除促進四年計劃的完成外，還能有助於泛日耳曼主義的宣傳，並使與德國行物物交易的國家彼此關係更爲密切。柏林要使多瑙河流域的國家經濟上依賴德國

，故極力把工業品向巴爾幹各國推銷，使其工業不能發展。

德國在外做買賣的商人，是德國和少數條頓民族間的媒介，他們在德國宣傳攻擊戰的名冊中都列名的，作爲宣傳戰士之一。他們第一使命是販賣德國商品，其次是宣傳德國福音，向那些同種同文的胞族，炫耀第三帝國的舉世無敵，小國家必須和德國妥協合作，二次大戰中站在己旗下而獲勝利。納粹的商業和政治是携手並進的。

希特勒的對外政策，外交的同經濟的，往往是誤入歧途捉摸不定的。然而他的每一個動作都站在實力政治原則上的。如果他覺得在外交地位上以退却爲有利的他會退。他總保持一種噪鬧令人不安的行爲，他以「退不如進」(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的原則處理他的對外關係。

希特勒大反對捷克總統貝尼斯(Benes)「和平是整爛的」這定理。納粹的外交是盡全力對法蘇小協約國結成的互助公約而作戰。他宣稱這種協定是對德作永久的大包圍(Linkreisingung)。他立誓要打破它。如果他一陷入這種集體制度，則他只得向他的大帝國野心永遠告別了。這協定將爲他所建立的新普魯士主義(Neo-Prussianism)的巨敵，將是一切我的

奮鬥和新日耳曼主義所主張的辦法之終結。

大戰以後，法國向爲歐洲軍備最充足的國家，許多小國如拱衛星般的希望得到她的幫助。但是德國一夜之間打破條約的限制進兵萊茵，歐洲局勢爲之一變，小國感到德國的東侵中自己處境的危險。

德國軍備的日漸充實，外交的屢獲勝利，法國的影子漸漸短小了，而納粹幫助小國的運動倍增了。這些運動給小國的政治價值超出他們的土地人口與經濟的比例。這種運動造成中歐爲泛日耳曼主義勢力和反新普魯士主義勢力的戰場。

第四章 丹麥上空的風雲

如果歐洲大陸確實是有一個和平國家，那末這國家便是丹麥。這歐洲最古老的王國，放射出晴朗沉靜的民主的空氣，這種空氣在今日國家主義的世界中是太缺乏的了。丹麥人放棄使用武力；他們嚴正的拒絕以侵略爲國策。當他們簽字於凱洛格公約（Kellogg

Pact）時便這樣主張。

丹麥的首都哥平哈經（Copenhagen），對於全世界讀過安徒生（C. Anderson）童話的人是
一個非常令人憶念的富於感情的地方。而這地方在現在看去好像含着安徒生性格。那幽靜
的公園，清潔的馬路，古式的房屋，彬彬有禮的居民，使牠成爲一個小伊甸園（Eden）。充
滿了和平。

丹麥是個王國，她的外交政策：同各國一致敦睦，擁護國聯。但是丹麥和德國有少數
民族問題的糾紛。其次，依凡爾賽條約而割還丹麥的北什雷斯維克省（North Schleswig），
是納粹所謂「悲痛的國界」之一，他們聲稱手頭比較重要的問題解決了以後，便要取回的。

大概和約所劃定的德丹國界不合理吧。據一九二四年的國民投票，德境內丹民所投之
票爲七、七〇〇，丹境內德民所投之票爲七、五〇〇，由此看來，兩國互有的少數民族是
大約相等的。可見兩國極須重新劃定界線。

丹麥憲法對少數民族一律平等，故凡爾賽和約對丹麥亦無特別規定，令其保護日耳曼
少數民族。丹麥政府准許日耳曼少數民族，盡量發展其文化。北什雷斯維克省的德國兒童
，可以進德語學校或丹語學校，毫無拘束。德人所辦的私立學校同樣可以得到丹麥政府的

津貼費。

雖然丹麥對少數日耳曼民族的態度很光明磊落，但納粹的宣傳仍向北什雷斯維克省突進。丹麥境內的德國人正和住在他國境內的德人一樣，受泛日耳曼精神的灌輸，訓練着準備參戰。

丹麥人知道，幸而他們不處在第三帝國東侵的道旁。他們的地位並不足阻礙德國成爲大帝國。反過來，納粹也深知戰爭起後丹麥必處中立。但是丹麥人過去受到歐洲的貪妄之禍，丹麥人迄不忘拿破崙時代的禍亂，不忘一八〇七年英國飛艇大肆轟炸哥平哈經，不忘一八六四年敗於普奧聯軍之恥。但是丹麥人相信一八六四年的英勇抗戰，如果各國不袖手旁觀，普魯士必不能得什雷斯維克及荷爾斯恩(Holsten)以去；如果英、法能夠出而助丹，則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可以受到嚴重打擊，不致使法有一八七一年之屈辱，歐洲也可避免演一八一四年的悲劇。

那是丹麥的命運吧，其處境扼波羅的海出入門戶，戰略上地位非常重要。英國向德宣戰之次日，即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德國即向丹麥政府發照會，詰詢丹政府願否沉埋水雷

，以封鎖丹麥水道。如丹麥不願沉埋水雷，則德政府願來沉埋。因為丹麥是中立國，經過數度討論中立國之責任，丹麥終於同意了。協約國方面既然明瞭丹麥中立問題的困難，故亦不採用懲罰手段以報復這小王國。德國却因丹麥在波羅海入口處沉下水雷而滿意了。

雖然丹麥因兩邊都勸其採取中立政策而不得罪任何一方而成功其不受牽累之苦，但戰爭足影響其海外貿易，船隻被英軍檢查扣留，禁止航運貨物。英國施行這樣嚴密的封鎖，使丹麥聯合瑞典、挪威向英抗議，謂其不應對中立船隻過分干涉，同時德國潛艇隊為封鎖英國使其孤立，制止丹商船隻航行，或擊沉之。據一九一七年的估計，丹麥船隻因封鎖的理由，損失八十五條。丹麥水手死難者也不少。

假使歐戰再起，同樣的情形，必會復發。英國或德國會給她許多困苦忍受，商業中斷，德軍潛艇將佔用其領海，飛機將佔用其領空，以作攻擊英軍之根據。

其次還有一個問題丹麥人要注意的，就是德國還缺少糧食，如果英軍一加封鎖，德國糧食問題必更嚴重。故許多輿論談無忌的納粹黨人，早指稱丹麥農田及倉屋為戰時糧食房，戰爭一開始，必將其佔領，他們無所用其請求，一九一四年佔取比利時的哲學可重來一

套的。「必需不講法律」(Necessity knows no law)。

故丹麥的農產貯藏之富，適足招致德軍的攻襲。雖然丹麥怎樣講求和平，睦隣敦友，她自己內部之富在今日却接近一隻令人不快的日耳曼章魚之腳。

第五章 卍字橫過了但澤

但澤自由市及其內地在現代歐洲估軍事上非常險要的地位。波蘭人始終不忘記斐得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的話「誰握有維斯杜拉河 (Vistula R.) 口及但澤市，誰就能統治波蘭」。但澤至少有五個世紀時期是條頓人和斯拉夫人的戰場。波蘭皇帝、條頓騎士、丹麥人、瑞典人、俄羅斯人、普魯士人，甚至法蘭西人，都曾彼此鬪爭，爲了佔有該城。

七百年前但澤始爲貨物從海連經此易船從維斯杜拉河輸入歐洲中部的要地。因爲當時土耳其人於一四五三年攻陷君士但丁堡，切斷從波斯福灣 (Bosphorus) 到西歐之路，結果但澤一躍而爲東西歐交通要道，爲當時歐洲四大商業同盟會 (Hanseatic League) 都市之一，海港受同盟會兵船保護，陸路由條頓騎士保護，市政完備，是歐洲第一個有自來水及地下

水道的城市。

一四五四年，波美拉尼亞（Polmerania）發生叛亂，條頓騎士敗走，但澤受波蘭統治。三世紀，一七九三年但澤又被日耳曼人統治。廿一年後，爲拿破崙所佔，法軍自莫斯科敗退回來，均逃竄至但澤，瘟疫和饑饉，一年中使市民死亡七千六百人，元氣大喪。一八一四年但澤又復與普魯士聯合。

大戰後，波蘭代表爭有該市；從經濟上看來，但澤波蘭是非常密切的，且波蘭代表引經據典，並說新波蘭不擁有但澤，將無以立國。但和約製訂人知道但澤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德國人，躊躇不決，結果將但澤闢爲自由市，既給波蘭以出海之口，復不必強迫但澤市內德人勉爲波民，致與民族自決原則不合，在那種情勢之下，好像是解決這問題的最好方法，但問題正沒有解決。

德國人自然反對這種畸形割裂，使東普魯士僻處孤立，但當時波蘭於大戰之餘，田廬盡燬，元氣未復，但澤市並沒有什麼貿易，德人相信波蘭不會強盛的，她的獨立，不過幾個月的事情而已，但澤仍不久會歸復故土的。

根據凡爾賽和約 100——108條及但澤波蘭協定 (Danzig-Polish Agreement) 規定，但澤受國際聯盟的監督，外交事宜則由波蘭處理。但澤的憲法是民主的，且受國際之保證。國聯設高等委員會以管理全市行政，並可折衝但澤之糾紛，而保障波蘭允有之權利。但澤編入波蘭關稅區，波蘭對海港有自由使用權。

從理論上說起來，但澤對此總可滿意了，但一開頭，波蘭人和但澤行政當局即發生摩擦。到一九二〇年夏大衝突爆發了，因那時波軍和蘇俄軍在華沙郊外作戰，請求英、法資助軍火，當軍火裝運到但澤自由市時，市人拒絕起卸。波蘭大為憤怒，決自建一海港。翌年波蘭果在離但澤十二英里之一小漁村的基底尼亞 (Gdynia) 開始建築海港。但澤人大大嘲笑這個計劃。但是這個消息達到倫敦、巴黎時，一般也很懷疑。雖然波蘭的財力綿薄，他們却日夜努力，從事建築。

但澤人失却了恢復他們同盟會時代的商業繁榮的機會，是非常失策的。波蘭人開始建築基底尼亞海港時，但澤或者可以同波蘭另訂協定，將但澤改爲永久自由市，可是他們不，真是自掘墳墓的了。

大戰以前德國人喜愛斯德丁 (Stettin) 和哥尼斯堡 (Königsberg) 不如喜愛但澤。譬如在一九一二年，只一半多一點的貨物從但澤入口。戰前但澤是德北唯一大海口；和會之際，但澤在經濟上更佔重要。可是基底尼亞在愕然不知自措的但澤市民眼中漸漸繁榮起來了。這對自由市的經濟上是一大威脅。

雖然在一九二六年經基底尼亞海口的船隻爲四一四、〇〇〇噸，經但澤者爲六、三〇〇、〇〇〇噸，但到一九二八年，經基底尼亞者增至一、九六六、〇〇〇噸，而經但澤者爲八、六一六、〇〇〇噸。一九三五年，雖然全世界經濟不景氣，波蘭全國輸入總數爲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噸，內中有七、〇〇〇、〇〇〇噸係經基底尼亞的。一九二三年基底尼亞不過數小屋之漁村而已，今則人口增至八萬，爲波羅的海重要商港。

基底尼亞的發展，表示波蘭可以不必依賴別人的海港了。這樣，但澤的經濟反受波蘭的控制，現在基底尼亞握有全波蘭商業，但澤自由市經濟上受大打擊。

但澤市內經濟的衰落，更增進內部政治的糾紛。希特勒執政前，但澤就有個納粹組織。在德國和在但澤的國社主義有一共同目標就是使自由市還諸德國。但澤市內，有思想的

人知道，一旦和德國聯合，不過成爲第二個律柏克 (Lubeck) 而已。加之，併德後將失却其爲獨立市，而那些反納粹的人，本受憲法保障，一旦國聯放棄但澤，波蘭默允，一切社會民主黨人、天主教黨人、猶太人、反納粹人，都得受希特勒的酷待了。

當希特勒初執政六個月中，德波關係危險到極點。自由市內終日有褐衫黨 (Brown shirts) 人遊行示威，大喊口號，騷擾暴動，要求立刻併德；市區外波蘭軍隊陸續動員，準備市內如起了納粹革命，立刻進佔但澤。波蘭在威斯脫帕來脫 (Westerplatte) 集中軍火，準備碾毀但澤。波蘭人和納粹們在但澤市邊境，於戰爭的氣氛中，彼此怒目相視。

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但澤與波蘭簽訂兩重要條約，嗣後如有糾紛歸國聯調處。這是次年簽訂的德波協定的先兆吧。然而，即使但澤間訂有協定，彼此間根本糾紛無以就此解決；德波雖訂有十年互不侵犯條約，但關於走廊和維斯杜拉河口的利益衝突仍未消除。德國需要在東方建立火線，爲東進之用，以求經濟自給，故不得不妥協波蘭。

雖然德波關係有進展，可是但澤市內兩黨——納粹和反納粹的對立的摩擦，仍未消除。德國尚躊躇於和波蘭其他問題安排妥當後但澤是否能併入，而但澤的納粹黨却急乎要求

回歸祖國了。法西斯主義和民主主義在但澤糾紛迭起，不管納粹怎估優勢，反納粹者仍百折不撓的抵抗德國章魚之腳。

第六章 波蘭——歐洲的晴雨表

每一個波蘭學生都知道他的國家地理環境之危險，西邊是一位武備充足的納粹獨裁國，東邊是一個領土廣大的共黨當權國。波蘭人在一種恐懼中生存，腦海裏常存着一種可怕念頭，深畏這些強隣，又演一七七二年的瓜分把戲。

西歐的東部國家中，波蘭是許多次被作為抵抗東方勢力侵入的第一道防線。一二四一年亨利·比娥 (Henry Pious) 同他的部屬，許多基督教徒的武士，一起都戰死於利尼加 (Lignica) 之役，他們的犧牲救護了西方不為韃靼人侵略。克來柯 (Krakow) 地方的聖·媽 刺教堂每天放出銳利的喇叭聲，突然的停了，好像吹喇叭的人被打死了。這是一個給人深刻刺激的紀念儀式，提醒波蘭人的回憶，在七世紀以前，這喇叭聲是警告說韃靼侵入來了，但吹喇叭的人被一支韃靼人的利箭射入胸膛，喇叭遂猝然中止，於是韃靼人、土耳其人

、斯拉夫人、以及條頓人……他們一起都侵入了波蘭。

大戰以後，波蘭埋頭復興建國事業，恢復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年中被戰爭所蹂躪而荒蕪的各省元氣。他們眼前有很多大問題：西方工業區域與他們所不大喜歡的東方農業區域之調協問題、少數民族解決問題、德管奧管俄管一個半世紀之久三部分彼此間仇怨心理之消除問題……但是許多波蘭的一切問題中之最切要而永久存在者，是國家的安全問題。

波蘭的外交政策不為別國所知道的。華沙的國際關係比任何國的首都要來得擾人心曲，謠傳波蘭已加入德意志陣線，隔幾天相反的消息又說她與法蘭西同盟——這些消息以及相似的投機傳說，流傳得很廣。這種謠言誤傳教人心煩的關於波蘭外交政策的消息，使人對波蘭發生牽強誤會，把波蘭的領袖視為瘋人或冒險之徒。

不管對波蘭的外交政策，怎樣傳說不一，誹頌喋喋，波蘭外交政策有其值得注意的一致性。不管她走的路線怎樣曲折，仍有其最後目的，即國家獨立，領土完整是。對於波蘭的外交政策，有人會贊同，而對於她所採用的方法，也許會加非難，認為她走向危險的路。雖然如此，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政策的原動力是愛國主義，而執行這種政策的人是同

一切非常艱難問題，相奮鬥過來的人。

柏克 (J. Beck) · 波蘭外交部長，他解釋：「我們的外交政策是畢蘇斯基 (Piłsudski) 將軍的實際的與積極建設的思想之國際問題的應用而已。」

這位將軍於一九三五年逝世，他是戰爭的廢墟中崛起的新波蘭的柱石。他忠心爲國，即使是他最殘忍的敵人也不會說他有自私的動機。他有一個大志願：波蘭的解放。在沙皇牢中困坐許多年不足消磨他的愛國精神；西伯利亞的多年放逐生涯，造成他一個堅苦卓絕的波蘭獨立的解放者。雖然他的波蘭隊伍被德軍驅至前線以抗俄軍，他却向每個士兵說明這是爲波蘭獨立而戰，因此於一九一七年爲德軍監禁在馬格得堡 (Magdeburg) 的礮台裏，直至大戰結束才被釋放。

那是畢蘇斯基他領導起新波蘭，那是畢蘇斯基，他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在華沙城外指揮波蘭疲兵殘將擊退俄軍。歐洲人真懷疑這貧弱的國家能團結這些殘宵之地，造出一支堅固的軍隊以抗頑敵，那是畢蘇斯基燃起的烈焰呀！他的國家與捷克爭執特申 (Teschen) 與德國爭執上西利西亞及波蘭走廊，與立陶瓦爭執維爾諾 (Vilna)，與俄國訂不利的協定而經

長期的爭論。

到了一九二三年，波蘭國情大有進步，畢蘇斯基退休了。但是三年以後，政局的不安，迫使他仍回復政治生涯。波蘭再度被過去曾使她屈辱的敵人——「內閣」所包圍了，各種分崩離析的黨爭又起。這內部的不安使他的本身的機構鬆懈滅弱，引進外敵的侵略。在這種情形之下，每個波蘭人差不多都因畢蘇斯基的再執政權而自慰。他的偉大堅毅的人格使一切紛爭爲之消弭而團結爲一。

畢蘇斯基執行波蘭外交政策——事實上可以說他是把波蘭的外交政策人格化了的。他的不信任俄國是他的國際關係之一個基本原則。俄國已成爲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了，他也無所用其含恨莫斯科維（Минск）了，但畢蘇斯基對這個斯拉夫族的巨隣仍有同樣的感覺。在他看來俄國是波蘭的首敵，曾虐待過殺戮過他的同胞的國家。這領土廣大散漫的俄羅斯帝國，在畢蘇斯基眼裏，終不是斯拉夫族裏的忠實分子，因爲他相信斯拉夫是韃靼的一部，巴圖（Batu）的後裔，成吉思汗的曾孫。他在一二四一年掃蕩過了俄羅斯，帶着火把與利劍侵入波蘭。——「抓到一個俄國人你就找到一個韃靼人！」這是畢蘇斯基對俄羅斯的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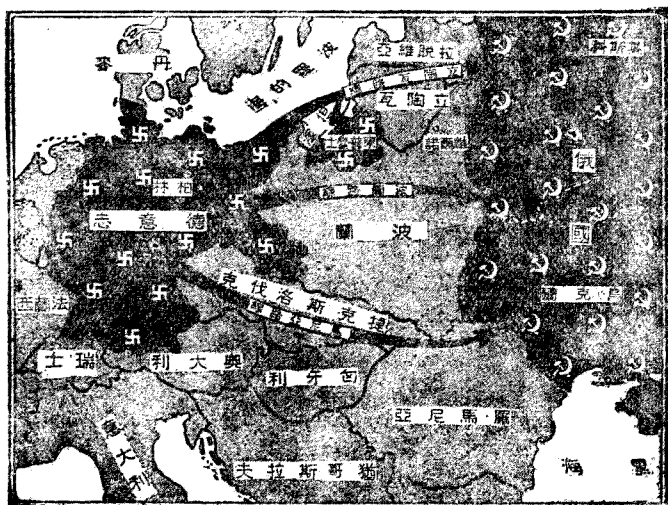
信念。

在一九三〇年初畢蘇斯基看清直接的威脅還是來自西方。德國以修正國略而想改動他與波蘭的邊境。大戰後開頭幾年德國對波蘭倒不怎麼厲害，這些條頓人相信波蘭人一個個分開來是天才的音樂家、藝術家、優伶，但是團結力不大。這隻流離的孤羊「走廊」在這時候會要闖回德國懷裏去的。過後幾年，德國人對波蘭的觀念大為改變。柏林深知波蘭人確實是愛國，他們會保持他們的領土而戰死。畢蘇斯基也認清新德意志對波蘭的認識。

希特勒執政，他把德國以前的領土而今為波蘭所有者，與那些割給比利時的小地方歐本(Eupen)和馬耳美地(Malmédy)割給立陶瓦的美美爾(Memel)，即德是阿爾薩斯和勞連兩州吧。這些地方之失去，都不關重要，且不足破壞德國的統一完整。依凡爾賽條約而割給波蘭的土地，把德國分裂為二，使東普魯士成為僻處斯拉夫族國與立陶瓦海間的孤島。希特勒希望把「走廊」收回來，復歸國土。這位納粹領袖的演辭給予波蘭人以極深刻的印象。畢蘇斯基於是積極備戰，他不怕一個敵人，但他怕東西兩方的敵人。波蘭軍隊是勇敢善戰的，一四一〇年波人在格魯瓦特(Grunwald)擊潰條頓騎兵；一六八三年程·索畢斯

基王 (King Jan Sobieski) 在維也納城下打敗摩蘇爾 (Moslem) 軍隊。但是當時政策上失敗的是同時對付兩個敵人。畢蘇斯基深知一旦與任何一個作戰都會使立陶瓦乘機佔取維爾諾。

畢蘇斯基為除背敵之患而集中全力對抗德國，乃與蘇俄公開會議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雖然柏林與莫斯科間自簽訂使熱那亞會議 (Genoa Conference) 破裂的拉比羅條約 (Rapallo Pact) 以來，雙方有熱切的好感，但是俄國不會放心希特勒的，他的對共產主義的痛罵和侵佔烏克蘭的野心，立刻破



希特勒進攻蘇聯之主要路線 (依 > 所示)

壞了第三帝國與蘇維埃的友誼關係。

另外一個更刺激波蘇接近的促動力是日本的佔取中國的東北，那給蘇俄西伯利亞濱海省一大威脅，使蘇聯一時陷於和波蘭相同的處境，受兩邊的戰爭危險。在這種情況之下，蘇聯當然歡迎跟波蘭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畢蘇斯基需要蘇俄的帮助以抵禦德國，史大林希望得到波蘭的帮助以牽制希特勒或日本人的襲擊。兩者目的完全吻合，德國和日本的侵略政策，促進他們歷史上的一對仇敵的關係。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波互不侵犯條約在莫斯科簽訂了。

這時正是希特勒受任爲總理前的六個月又五天。有先見之明的畢蘇斯基是眼光遠大的。一時西方的觀察者說希特勒早透露過他的閃光，這位奧大利的煽動家，將會成爲德意志的統治者，狡猾的波蘭將軍戰略上採取這種手段以抵抗納粹的威脅。

次年九月裏，希特勒的軍團在但澤市假名開游藝運動大會而作大示威運動。罪惡昭彰的褐衫黨高級參謀魯依模，從柏林趕到自由市，勸勉但澤的納粹黨人：「要同德國國家社會黨更密切合作，爲了自由市的解放而戰。」人人都知道這話是針對波蘭的。

希特勒執政後，德波關係變得非常危險而緊張，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歐洲等候着這期待中的德波的彎曲延長自波羅的海以至捷克間的邊界中猝發的戰爭。德國國社黨常作遊行示威運動要求採取自動以報復波蘭走廊之「罪惡」。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在離開波蘭邊境幾百尺的什那得牟爾(Schneidenehl)地方舉行瘋狂的獻像大會。這像是一個德國婦女，遠矚波蘭的昔爲德國行省的地方，她的脚上刻着一句紀念詞：「永遠不要忘記，德國人，劫掠了你的東西的隱恨！等候那時日來向悲痛的邊疆的恥辱贖罪。」

柏林與華沙間的緊張局勢達到千鈞一髮的時候了，畢蘇斯基清楚看出這種情形，自從納粹黨執政以後，不能再同過去一樣的不斷繼續下去了。假使波蘭和德國發生戰事，那末對於這戰爭的時機和地點，畢蘇斯基必有所考慮。德國的人口一倍於波蘭，擁有很多的機械。至於時機，希特勒的建軍已成，正是他所喜動的時候，畢蘇斯基決定有所動作了。

波蘭與法蘭西是可以結合同盟的，所以畢蘇斯基轉向法國暗示發動一種「防禦戰」以抵抗德國，打擊希特勒新起的勢力，制裁德國修正國略的恐嚇。法國却顯示猶疑不決，據那

些接近畢蘇斯基的人說，他曾經很坦率的告訴法國「要是你全力來打擊希特勒，我波蘭以充分的武力相助，否則請放開手讓我自由竭力去對付德國」這樣的話。

然而法國却不能下決心以全力合作對抗這一個共同的敵人。畢蘇斯基決定玩他的手法了。假使希特勒願意作戰，他一定會發動一個戰爭。而畢蘇斯基相信波蘭的力量已足夠單獨對付她。於是畢蘇斯基密令波蘭駐柏林大使，探詢德國決定需要戰爭還是和平。德國自然兩者必居其一。然而她不能再繼續宣傳與波蘭作戰的自由。

畢蘇斯基密致哀的美敦書給希特勒，促其決定態度，或者把他奪回波蘭走廊的誓言暫擱一邊，或者來一個尚未準備完成的戰爭，這戰事足以引起法國和其他許多小國的對他攻擊。他決沒有希望戰勝這狂風暴雨般的爭鬥。而東方大陸諸國，在戰略上需要波蘭採取中立，至少在開頭是如此。假使德國同波蘭妥協，她可在奧地利，在捷克，甚至一直沿多瑙河下去，得更多的行動自由。一個中立的波蘭，是防禦遲早總有一天對捷克加以援助的蘇俄之阻礙物。

法蘭西的躊躇不決使畢蘇斯基醒悟而去幫助德國。加之那時候巴黎正接受墨索里尼提

出的四強公約而在考慮之中，這四強公約正如一九一五年英、俄、奧、普四大國造成的四國聯盟一樣，實際領導歐洲的軸心，是由英、法、德、意四國簽訂的大同盟。波蘭看清楚這四強公約是他們以犧牲小國來解決彼此間的矛盾衝突。華沙密切注視巴黎對這公約的態度，認為法國辜負了波蘭。波蘭人大為憤怒；他們對這聯盟一無所得。

畢蘇斯基現在同意希特勒的提議以鬆懈德波間的緊張關係。一九三三年五月訂立協定相互合作，波蘭人大為雀躍，雖然這種協定並無大助，但德波關係有良好的進展，邊境問題的緊張立刻可以鬆懈不少，雙方的戰禍，可以在目前是消除了。

實際主義者的畢蘇斯基默察這正是壓制希特勒的時候。一九三三年，因此際德軍改稍尚在醞釀之中。但是法國為國內的政治糾紛所困擾，英國為帝國問題所糾纏不清，歐洲一切國家受經濟的壓迫而掙扎着，畢蘇斯基却決定不拒絕希特勒的提議，爲了將來的局勢起見。

次年，一九三四年的正月，歐洲為德波簽訂有效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條約而大驚失措了。簽訂國在十年之內一切糾紛不得訴諸武力以求解決，而雙方可各別進行其所欲了。希特

勒可大事擴軍而無波蘭的背後進擊之憂；畢蘇斯基則在走廊之內極力整頓，等到走廊問題有一天免不了要在柏林再噪鬧時，不致無以應付希特勒的進攻。

然而波蘭的外交陣線並不因此而平靜。德波協定簽訂後不久，特申區內邊境的波捷糾紛又發生了。華沙責備捷克壓迫特申少數波蘭民族，普累格（Prague）辯稱區內波蘭居民擾亂秩序。一大羣波蘭學生出擊捷克駐波使館，碎其窗戶，刺激起波蘭同捷克的國內輿論。在這種情勢之下，法之巴爾都，俄之李維諾夫，提議訂立「東方羅迦諾」互助公約。訂約者包括法國、波蘭、捷克、蘇聯及波羅的海沿岸諸國。德意志也被邀加入，這計劃是安定東歐邊境糾紛的。觀察者都知道這是制止德國侵略的，至少是防備德國侵略危險的同盟。但是這同盟的創議人，忽略了他所請求加入的分子的彼此間的宿仇。

波蘭對這公約立刻採取不友誼的態度。「什麼！」波蘭人大喊：「一個兵也不來幫助我們，叫我們怎樣保持領土完整呢？我們不要這種公約！」

畢蘇斯基和他的部屬確實知道希特勒總有一天進攻捷克的，如果加入這公約，則無異自動陷入這糾紛。他們還有一個充分的理由，就是德波間爲「走廊」問題而起的不可避免的糾

紛發生時，捷克、立陶宛，甚至連法國，都不會給波蘭一臂之助，波蘭只能單獨作戰。所以，爲什麼不把德波間的衝突，能延擱多久，就延擱多久呢？

這公約對波蘭的不利，使柏克拒絕加入「東方羅迦諾」。

然而柏克尙在追隨畢蘇斯基將軍的政策，畢蘇斯基一直活着便一直決定波蘭的外交政策，而且深知畢蘇斯基愛國心切的人，相信他決不會成爲德國章魚的傀儡的。

當一九三五年五月畢蘇斯基逝世的時候，波蘭的外交傳入柏克手裏了，他誓稱必定依照畢蘇斯基決定的路線走。含恨巴黎，懷疑柏林莫斯科與普累格，畏懼科夫諾（Kovno）。欽仰布達佩斯與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柏克上校沒有了畢蘇斯基的監護，在外交的繩索上演走了。面臨此歐洲政治風雲，他怎樣去平衡介乎蘇德間的外交均勢？

第七章 柏克在吊繩上走着

雖然希特勒對仇波的納粹宣傳，漸不注意，但對收回現屬波有的「走廊」的決心，仍極堅定。現在這「走廊」幽魂，雖被詭計多端的納粹政略家，淺葬在他們所掘成坟墓之中，但

將再起。雖然走廊問題差不多給全力注意亞比西尼亞問題、西班牙問題和中日問題的歐洲所忘記了，但這幽靈仍會在許多強國總理官署中潛踞着。

柏林莫斯科間的仇怨，留存得多久，波蘭都極易維持均衡，但波國有識之士，深畏此輩巨隣，一旦結合，重演一七七二年之故事。細察華沙舉動，即易評定德俄間的互相怨恨或友好的程度，正如但澤是測定波蘭和德國間關係的晴雨表一樣，所以華沙也是隻晴雨表，可用以測知德蘇的關係程度。

波蘭看清現在德波關係僅乎是一種休戰狀態，當希特勒想到是攫取「走廊」的時機的當兒，他會打破這種休戰狀態的。所以波蘭人並不偷懶。確然，「走廊」的波羅的海的末端之波摩爾茲 (Pomorze) 是工業的蜂房，極活潑的發出吶喊之聲。波蘭人非常誇張他們的基底尼亞 (Gdynia)，這可驚的城市，數年之中，貿易大盛，大比舊有及新建的海港如哥平哈、但澤、里加 (Riga)、斯托哥爾摩 (Stockholm)、希爾新福 (Helsingfors) 及列寧格勒 為盛。

因為波蘭炫耀其基底尼亞，引起一種謠傳，說波蘭願放棄似不合理的但澤，反過來，

波蘭人深據其在「走廊」的地位，築堡掘壕以固守。因波蘭對「走廊」內少數民族用力壓迫，德人百分比減少了。據波蘭政府的統計，全國十六區中人口，波摩爾茲列第四位。又據一九三一年的戶口調查，這是最近極有價值的統計，波摩爾茲中波人佔百分之八九·八，德人佔九·八。在德波公約簽訂前，「走廊」中幾乎要無一德人留存了。然而，雖至波摩爾茲中一個德人都沒有，德波間的舊恨却仍留着的。因為故戰場之地僑民之減少，也是一種糾紛呵。

基底尼亞海口有海中伸來的長手指黑爾（Hel）保護着。黑爾是個凸入波羅的海的半島，天生專為保護基底尼亞。巴克灣（The Bay of Buck）足停泊全世界的海軍。幾年前黑爾海濱夏季擠滿各處來晒太阳和吸波羅的海和風的遊客。但是從希特勒執政後，波蘭立刻很快的在這半島上築了許多砲台，足射及但澤。現在半島上有許多禁遊之地。「走廊」中到處可看到波蘭騎兵及步兵，因為波蘭不相信國聯和公約能保護「走廊」。

波蘭走廊是隻瓶頸，插在德國及東普魯士間，不易防守。這地方是片平原，沒有山脈或丘陵，足以防禦敵軍攻入。假使德軍攻佔通基底尼亞的鐵路，德艦隊封鎖了海港，波軍

只能固守「走廊」北部，孤立無援。從波羅的海起南下直到捷克止，德波間的交界處很多處隙，正如波蘭與東普魯士間一樣。

波蘭看清德國向東北沿波羅的海任何發展影響足威脅他們。他們以畢蘇斯基還活着的時候的一個偶然事件來證明他們的自信。一位畢蘇斯基的親信告訴我們戈倍爾訪華沙的故事。戈倍爾和畢蘇斯基談話中，這位德國訪客提到美美爾。他說到德國注意這塊彼此爭執的地方的武裝暴動這事實。

畢蘇斯基爲之怒髮衝冠，把指頭指着這位驚愕中的納粹，喊道：「你們的手別伸到美美爾！」戈倍爾帶了令人不快的消息回到柏林，給他的首領。

波蘭爲了使其軍需供給減少依靠外來的供給起見，在其國內南部中心之桑多密茲(Sandomierz)設立一大軍火廠。由維斯杜拉河、遜河(San R.)、喀爾巴阡山脈(Carpathian Mts.)所形成的軍事上非常重要的三角地帶，波蘭又闢爲工業區，足供給全國軍隊之所需。即使上西利西亞工廠區落入德軍之手，也不怕軍火有缺少之虞。因爲西利西亞區就是在德波戰爭初起時不致由德國佔領，但易受德飛機之空襲轟炸。

然而波蘭人更知道要抵抗德軍的侵略除了訓練軍隊和設立兵工廠之外，還得作更大的準備。先得小心那些條頓少數民族的幫助德軍。其次在外交上尋覓緩衝的與國，和波蘭友善，並採取中立政策。過去十九年中，這目的總漸達到了。在波的日耳曼少數民族，大戰末時爲二百萬，據一九三一年的戶口調查爲七十四萬。

大戰以後，德民僑波的遷回故國者日多，如果他們略得政府鼓勵，遷回者將更多。但是納粹政府反對這些孤島同胞遷回人口過剩的故國，希特勒希望他們原任何處，即留在該地，可以用爲「日耳曼主義國外的前鋒戰士」(Front fighters of Germanism abroad)。在第三帝國的統治者看來，那些不幸的少數民族，在泛日耳曼帝國和他們住在地政府間的衝突卜受難是無關重要的。

波蘭的日耳曼少數民族以及其他國內的日耳曼少數民族佔據了些無主土地，他們是第三帝國東進中的必遭犧牲的衝擊隊。有些國家或民族反抗納粹東侵以求自衛者，必得採用壓制日耳曼少數民族的方法。然而，今世紀中，有一大悲劇，許多不幸的人民，於不宜而戰中遭難。

「流血無國界」是響遍第三帝國的格言；這句格言得到波蘭各省日耳曼少數民族的回響。這原因使波蘭政府趕快清除「走廊」中及上西利西亞內的日耳曼少數民族。這使多數斯拉夫民族眼中看少數日耳曼民族爲不可信託的份子。第三帝國軍備擴充漸成爲世界第一等強國的事實，更激起波蘭條頓少數民族的蠢動。

許多可憐的日耳曼人受失業的痛苦迫不得已加入納粹宣傳組織。他們只爲求一己之溫飽一家之免飢寒而已。一九三六年六月卡托維斯(Katowice)波蘭法庭判決九十九個國家社會黨日耳曼工人運動(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Movement)的分子，從十八個月到十年不等的徒刑，因爲他們是非法的「叛國」組織的分子之故。雖然這些被判罪刑的分子入黨時曾宣誓「服從一個領袖——希特勒」，但納粹的德國對此伴作不知，既不加助，也不表同情。冷血無情的權力政治的策略是讓此輩可憐犧牲者聽諸他們的命運。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個年青德人在「走廊」區的什及尼司(Chojnice)地方法庭判處徒刑，因爲他們是納粹宣傳機關所主持在波的「勞工營」(Labor camp)的秘密分子。「勞工營」是秘密機關組織，設在基索瓦(Kesowo)，四面高牆，有秘探把守。有一天，波蘭人看見德國工人互

相見面時行希特勒禮，因被發覺，而被捕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六日，第三帝國的勞工陣線（Labor front）領袖勞勃·李（Robert Ley）在但澤發言：「德人所居之地，即屬德有！」深深刺入波蘭少數條頓民族的耳鼓。

波蘭少數民族問題之最悲慘者為德波爭執區域中的猶太人問題。一九二二年所訂的內瓦條約（Geneva Convention）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期滿了。該約原為保護德波邊境雙方的少數民族的，約滿後，住在德屬上西利西亞的猶太人，在紐累姆堡（Nürnberg）法典的民族法壓迫之下，不得不遷往波蘭，但波蘭也有反閃族分子活動的。

波蘭人知道一旦與德開戰，僑居其地的德人，一定會用各種方法幫助其祖國。第一，每個條頓人都是活躍的間諜。第二，胆子更大的納粹黨員，會破壞橋梁，毀壞車輛，煽動怠工，阻礙戰爭。第三，受過良好訓練的納粹煽動家，在波蘭會大肆活動，挑撥離間煽動反閃，散佈謠言，凡此都足影響全國民氣。故波蘭人極力攻擊「勞工營」是專為訓練這些分子，準備在波蘭陣地裏搗亂的。

波蘭為防止隣近德境的「靠不住的分子」的危險起見，把一批退伍兵士移住德波邊界。

尤以「走廊」及西利西亞爲最多；同時把該地一帶僑居好幾代了的德人移住波蘭內地，以免其於一旦德波開戰時搗亂。波蘭政府對那些退伍兵士加以資助，並令服農或服工，使他們在平時可形成一座愛國長城（Patriotic wall）保護祖國以免敵人滲入，到戰時則可立起致命疆場。無疑的他們增進波蘭禦納粹德國的第一條防線不少功效。

雖然波蘭本性上就把德國視爲她的安全之最大危害，但她對蘇聯却也謹慎小心的。柏克有得說過「同俄國關係非常正確的」。但是他那關係是真誠的。波蘭人，我們曾經說過，他們害怕德、俄夾攻。爲增強東部國防起見，波蘭和羅馬尼亞締結同盟。一九三七年一月，波蘭的軍事機關報波蘭日報（Poliska Zbrojna）有言曰：「波羅同盟是歐洲和平最有力的基柱之一，現在兩國間軍隊的合作比前更親切了。」半官方性質的波蘭民報（Gazeta Polska）說到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政治關係，謂「沒有東西可以離間我們：一切都使我們團結」。

一九三七年羅皇卡羅爾（Carol）及皇太子米契爾（Michael）訪問華沙；波蘭總統莫斯錫基（Moscicki）回訪布加勒斯特；兩國互交換高等軍事顧問；波外長柏克及羅外長安東尼

斯枯 (Antonescu) 互相拜會。是年夏波蘭宣稱駐羅公使將予昇格爲大使，不久即實現，羅人大表好感。凡此發展，當然會使巴黎和普索格不快的。

一九三七年間波羅國交，所謂華沙——布加累斯特軸心 (Warsaw-Bucharest axis) 發展至速。波蘭的右翼當然因這個同盟不致受到蘇聯的攻擊了。但這同盟的功効，僅乎只能夠遙遠的帮助波蘭對德作戰時不受背敵之襲擊而已。然而這亦波蘭三萬二千五百英里國防線上僅有的實在朋友。

波蘭人害怕「納粹——蘇維埃的夾攻」，故密切注意德蘇關係。柏克的外交政策，使白己成爲兩強間的中立國，不參加任何一方面，以免失去其平衡力。在這種情勢之下，波蘭很容易變成法國的附庸。但是柏克說，如果德國或蘇聯攻波時，法國不給予帮助是不會加入法國陣線的。波蘭很想成爲一個中立緩衝國，好像瑞士一樣。中立緩衝國，要能平衡均勢；不然，一旦失去重心，必將受敵躡踐踏了。

這種中立緩衝國，確然是防止德國東進的籬笆。但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要使歐洲永遠成二個分裂的對立。小國間的同盟必得能維持二對立間的平衡。可是柏林及其聯絡者的

政治手段，在乎結成一個同盟，包括足分裂法西斯國家和蘇聯的小國。

然而波蘭深畏戰事發生，還得靠自己，他們不依賴國聯和公約。當柏克的眼光從他官邸窗孔投視外面幽靜的馬斯基公園 (Maski Garden) 時，他又遠矚糾紛迭起的歐洲，他的祖國，正如亨利·比威時代一樣，處乎危境。但當時那年青的喇叭手在克拉柯吹號警告敵來自東，而今，則危害波蘭國家安全的大威脅乃來自西面，來自希特勒的第三帝國。

第八章 美美爾火藥庫

劃分東普魯士和立陶瓦的尼門河 (Niemn R.) 是泛日耳曼主義醫士要去治療的另一個悲痛的國界之一部分。因為立陶瓦現在擁有美美爾。這地方戰前原屬德國的。這片多沙之地，沿着波羅的海，為兵家必爭之地，其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價值比其本身的經濟價值還要大。這又是希特勒東進必經之路。所以，這又是歐洲的危險區域之一，含着隨時要爆炸的火藥。總有一時，當歐洲全力注意大陸另一遠處，或者遠東時，納粹會在這火藥庫上投去了一根火柴。

立陶瓦是一小國，人口二百五十萬，却一些也不胆怯的敢輕侮她的兩個強隣——波蘭和德意志。自從一九二〇年十月九日以來，立陶瓦封鎖國境，不與波蘭往來，陷入一種戰時狀態。火車、汽車、信件，都不得通過，要繞道德意志或拉脫維亞，以入波境。兩國且斷絕使節。

立陶瓦人說，維爾諾 (Vilna) 是他們的首都。每個立陶瓦人都這樣說：「波蘭人把維爾諾還了我們時，我們才開放邊境，與波蘭恢復常態。」波蘭人對這話只聳聳肩膀。波蘭擁有維爾諾；他們把畢蘇斯基的心臟埋葬在那裏；波蘭專心致意握有維爾諾。只有打了敗仗才能趕走他們。立陶瓦人明白自己的力量是打不過的，但是歐洲地圖改變了好多次了，所以他們也耐心等待國際政治變動足以使他們恢復故土的機會。故波蘭一旦對外發生戰事，立陶瓦一定進軍維爾諾。

立陶瓦現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為科夫諾 (Kovno)，他們自稱為臨時首都，以示其決心，——維爾諾才是他們的首都，科夫諾市鋪裏購得的地圖，維爾諾是他們的「被佔領的土地」

(Occupied territory)。

因爲這種封鎖對雙方商業上都有損失，尤其小國立陶瓦。故畢蘇斯基在世時希望能同立陶瓦妥協，雙方友好，復聯盟爲一國，共一中央政府。因爲畢蘇斯基降生於維爾諾相近之地，血管裏有着立陶瓦血液；他還不忘一四一〇年波立聯軍在格隆華特（Grunwald）戰場打敗條頓騎士之事；他更不忘波蘭一七七二年第一次瓜分波蘭立陶瓦皇國（Polish-Lithuanian Kingdom）時代領土廣漠的光榮。到一九三四年六月畢蘇斯基相信他所懷抱的波蘭立陶瓦協約之夢被法蘭西和俄羅斯在科夫諾的陰謀所破壞無遺了。

美美爾原屬德國所有的，但立陶瓦人和德意志人雜居其地。一九二三年正月，法軍佔領魯爾煤礦區後數日，立陶瓦人在美美爾武裝暴動，立陶瓦的非正式軍隊開入美美爾佔有其地。德政府提出抗議，但力量薄弱的第二德國的呼聲，當全歐洲注意到萊茵和近東時，怎會被照顧到呢？各國承認了立陶瓦的既成事實。

當立陶瓦佔領美美爾的時候，國家社會主義在德國的運動尙無人注意。希特勒差不多不爲人知。到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啤酒廳革命」，希特勒才爲大衆所共知，然而美美爾被佔已九個月過去了。歐洲差不多已把這件事完全忘却。但是德國是不會忘記的。第二

德國的威馬共和政府只會抗議，訴諸國聯，全然無效。

到希特勒執政以後，美美爾問題便爲之改觀了，而美美爾變做第三帝國反納粹分子的逃亡藪，在美美爾所有的條頓人要求併德，而反納粹分子則寧受立陶瓦統治；故美美爾的德人分成二派，一爲國家社會主義派，一爲反納粹派。

美美爾地當納粹黨沿波羅的海東進必經之地。納粹的計劃，要仿效古代條頓騎士入據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之路。佔領芬蘭對岸之地，和芬蘭反蘇勢力聯結一起，把蘇聯趕出波羅的海；第二步，佔取列寧格勒；這樣，事實上，波羅的海便成爲德意志的內湖了。美美爾是希特勒打開波羅的海寶庫的鑰匙呀！

美美爾的東部頂點離開拉脫維亞只有十二英里。德國一旦佔領了美美爾，那末德軍隔離拉脫維亞只一條狹窄的走廊了。納粹可隨便佔據這條走廊，於是進取列寧格勒的大道打開着讓他們去走了。假使希特勒沿多瑙河侵佔奧及捷克遭到困難和強烈的反抗，他當會轉向風頭，回到沿波羅的海比較不困難的路去求勝利。幸而奧及捷是不費一兵一卒的併合了，捷克也屈膝了，立陶瓦的受壓迫還未臨到。

立陶瓦雖然深知其處境困難，但是她好似不願對波蘭作任何讓步以求得其幫助，他們迄猶未忘巴黎和會之際，波蘭提議把美美爾闢為自由港，受立陶瓦、美美爾、波蘭共管，由會議團或國聯派出高級管理委員，掌理行政，這件事，立陶瓦人迄今咬牙含恨。因此，他們不願得波蘭任何幫助。

無疑的莫斯科也希望得到一個獨立而有力量的立陶瓦，當為防止德國東進的籬笆。但是蘇聯幫助立陶瓦有幾個極不利的障礙。第一，這兩個國家的國土，不連接；在他們兩者之間，有一個所謂「波蘭的維爾諾走廊」(Vilna Corridor of Poland)。蘇聯同立陶瓦都知道，在任何情勢之下，波蘭人決不會允許俄國軍隊假道經過其領土的。其次，蘇聯也知道即使波蘭怎樣的不願德國侵入立陶瓦，但也怨恨蘇維埃遠征軍力達到立陶瓦。同時，莫斯科也不願無意中助成德波軍事同盟。

就是立陶瓦人不看清這種危險，莫斯科也不會幹的。那末，拉脫維亞會不會假道給蘇軍，以助立陶瓦呢？拉脫維亞人，以過去所得的經驗，這種舉動會使他們成為德國或波蘭之敵。他們遭受過歐洲大戰時國土為人作戰場之痛苦，他們寧取中立。

中歐各國都知立陶瓦打算和蘇聯簽永久互助公約而未成功，莫斯科說對這種力量不等的互助，無大興趣，此項公約，一經簽訂，易使蘇聯陷於對德或對波作戰。這種歐洲方面的情勢一經造成，則遠東西伯利亞濱海省，便易受日本之背襲。縱使莫斯科怎樣同情科夫諾、互助公約，終未訂立。

當莫斯可、華沙、柏林間的外交戰爭進行之中，立陶瓦是成爲列強的政治棋盤（Political chessboard）了。立陶瓦也仿效強國之所爲，宣傳反納粹，以易給予打擊者以打擊，雖然技巧拙劣，却有效力。沿尼門河政治及宣傳的鬭爭中，國際局勢，大有變化。

立陶瓦有猶太人、社會民主黨人、反納粹者組成的反納粹團體，由雅各·西門（Jacob Sieman）領導，他們的目的，清除美爾區內希特勒信徒，推翻納粹政權，恢復自由民主的第二德國。

「美爾，醒來！」他們和納粹都是這樣喊着，而目的不同！

第九章 泛日耳曼主義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人和立陶瓦人同族，同爲印度歐羅巴族 (Indo-European family) 之波羅的支派 (Baltic branch)，雖然久受異族統治，但他們有其可貴的文化背景。一一五八年至一五六二年受日耳曼統治，接着受波蘭、瑞典、俄羅斯的統治，但都不能消滅拉脫維亞人的文化。戰後拉脫維亞是獨立了。

當納粹黨人想到拉脫維亞的時候，他們就想到拉脫維亞農場豐富的倉庫和肥胖的家禽，足飽其飢腸。他們還不會忘記，五百萬畝濃密的森林足以供給德國工業上木料所需，而且可作爲泛日耳曼帝國經濟範圍中原料的輸出，以易取鋼、銅、鎳、錳，以供軍事工業之用。

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爲波羅的窗戶之一，掩護東方背後廣漠土地，形勢險要，條頓騎士時代之族長，俄皇彼得大帝及伊凡大帝 (Ivan the Terrible)，瑞典皇帝考斯多夫、阿多發 (Gustavus Adolphus) 及查理士第十一 (Charles XII)，波王西琪門第 (King Sigismund II) 先後流血爭奪這杜維納河口之里加。最後終爲俄人所得。歐戰時一九一七年爲德軍所佔，此後的三年差不多變爲德軍、波軍、愛沙尼亞軍、紅黨、白黨混戰之地。拉脫維亞助

德軍與波軍及愛軍作戰，俄國革命後獨立了。里加因為貿易中心，昔且為商業同盟會波羅的市場之一，並連受外人統治，故人種雜處，中等階級的里加人能說俄語、德語及本地方言。德語在里加為商業上主要語言，而德國在拉脫維亞商業和政治上的影響，比之其所佔的僑民百分之三的勢力還大。

經過拉脫維亞北部國界是另一個德意志東進沿路的路標愛沙尼亞，與芬蘭及烏拉爾阿爾泰山脈 (Ural-Alta) 相連，人民勤苦，出產多木材、織品及日用品。七世紀前丹麥皇帝窩得麥二世 (Waldemar II)，派軍進佔愛沙尼亞，但因愛人不斷的抵抗，經過一百廿七年後，窩得麥四世以一萬九千馬克將其地售與條頓騎士，故愛人淪為日耳曼地主的農奴了。

歐戰後德軍自拉、愛兩地撤退，拉、愛之人，起而打倒其統治人而獨立了。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他們的經濟機構，政治組織，社會制度，文化背景大致相同。但是他們同德國的關係還很密切，愛沙尼亞第一屆議會裏有三位德人議員，拉脫維亞第一屆議會中有六個德人的議員。所以納粹未執政以前，國家社會主義在這些波羅的海國家中有強烈的影響。褐衫黨人在慕尼黑、紐倫堡及其他大城市所開的大會中之演辭，常得到來自里加、米陶

(Milau)、里堡 (Libau)、塔爾林、多爾巴得 (Dorpat) 及其他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大城市的同響。波羅的失勢的爵爺們，牢記第三帝國的「桂冠預言家」(Prophet laureate)，阿烈弗得·魯森堡博士 (Dr. Alfred Rosenberg) 是他們的同族，生在塔爾林的人，他們眼巴巴的張望祖國進擊到芬蘭灣來。因為魯森堡說過要沿波羅的海以列寧格勒為目標進襲蘇聯，故這些波羅的區的爵爺們暗底下進行納粹組織，名為「進擊隊」(Vorposten)。

假使德海軍能與在愛沙尼亞的德陸軍相呼應，蘇聯要保衛列寧格勒將加倍的困難，並且德國人因為與芬蘭有反蘇的態度相同，故意料中芬蘭一定會加以軍事上的協助，芬蘭國內有強烈的親德的法西運動，希望德軍進攻蘇聯。

愛沙尼亞政府發言人聲稱芬蘭法西黨人干涉愛國內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愛沙尼亞反動分子阿薩·賽克 (Arthur Sirk) 所領導「陣線兵團」(Front soldiers) 所發動法西斯苦迭打，係芬蘭及德國法西斯黨所操縱主動，其推翻巴埃茲內閣 (Paets) 之企圖失敗了，賽克逃往芬蘭受其保護。

愛沙尼亞和蘇聯的關係亦不甚親密，莫斯科往往攻擊說塔爾林是反蘇奸細總機關所在

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列寧格勒區代表安得屢·愛·柴達諾夫 (Andrei A. Zhdanoff) 在莫京蘇聯全國大會裏演說：「我們住在寧列格勒往外看，是許多野心極大的小國，我們並不怕他們，我們準備動手，他們就糟了。」大會主席莫洛托夫 (Molotov) 說：「納粹的頭腦們正好負有近代食人肉者的名稱。」雖然這兩人的話，似乎專指芬蘭，但亦涉及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尤其是後者。

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人看清在兩強的鬥爭間，容易使其居地淪為戰場。因為有了這種認識，這兩個國家的納粹運動，更為活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德艦萊比錫號 (Leipzig) 訪問塔爾林，使愛沙尼亞政府當局非常麻煩，因為許多青年男女，學校學生帶了卍字去歡迎，並舉行親納粹的示威運動，愛沙尼亞政府教育部長聲斥塔爾林青年男女學生的這種舉動，並警告教師的管束不嚴，結果更激起這些青年人的親德好感。

蘇聯對波羅的海國家都訂有互不侵犯條約，其中包括芬蘭，而德國則極不願進一步事實上使這些地方從尼門河到北冰洋成為中立區。

蘇聯為準備防止一種可能的來自愛沙尼亞的突擊，把沿愛沙尼亞交界的邊境居民全部

移入內地，這長長的一條界線，變爲荒無人烟的兵戎之區了。

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知道如果納粹勢力侵入進來，易促成德蘇大戰，立陶瓦、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國提議組織「和平陣線」(Peace Front)，邀請芬蘭、瑞典、挪威、丹麥加入，但是這種提議引不起斯干迭挪維亞(Scandinavia)半島上國家的興趣，因為斯干迭挪維亞上的國家早有個好主意，不參加世界戰爭，故不願負何責任。

雖然波蘭和立陶瓦不發生外交關係，但是同拉脫維亞有「正常」的關係，和愛沙尼亞有友好的關係。看去波蘭好像時贊助納粹的侵入拉愛兩國，一面華沙是在隔絕希特勒向自己侵入的路，他方面波蘭與其蘇聯深入塔爾林和里加不如讓日耳曼在那兩處樹立勢力。這兩國的納粹黨人，一旦如希特勒侵入，當會起而響應。但是德國無意沿波羅的海前進，專心入據多瑙河流域。但當希特勒要侵入沿波羅的海之區，那拉、愛、立三國暗中活躍非常的納粹勢力，使其國家緊持日耳曼章魚之一腳。

第一〇章 納粹在羅馬尼亞表演的歌劇

羅馬尼亞外交部長維克多·安東尼斯枯說羅馬尼亞處乎古帝國的十字路上（Crossroad of dead empire）。從羅馬尼亞的歷史來看誠然如此，從現在羅馬尼亞的政治地位來看，亦復這樣，是處乎新帝國的十字路上，介乎納粹的泛日耳曼帝國，法西斯的羅馬帝國和蘇聯三者之間。一九三八年的羅馬尼亞，真是巴爾幹半島上政治決鬥之場。

羅馬尼亞人自稱爲拉丁種，因爲他們所用的語言是拉丁系下達西亞人（Dacians）所用的。但是羅馬尼亞幾百萬居民是屬於他系的人種。有撒克撒人、馬扎兒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布加利亞人、俄羅斯人、塞爾維亞人、波蘭人以及這些人種的混合兒，極盡世界人種之大觀。五花八門，無所不有。

黯淡雜亂的布加累斯特，居民百萬的城市，是羅馬尼亞的首都，四面環居斯拉夫人及馬扎兒人的拉丁人之孤島，有「巴爾幹的巴黎」之稱，居民喜愛音樂，健飲好吃。在這都市之中，兩旁列植桐樹狹長的街道裏，大汽車與俄式無蓬四輪馬車並行，女人服式仿巴黎樣子，農村女子臂下挾着母雞，擁在露天咖啡館中，聽吉卜賽歌樂。

但是在這民族雜居之中，恐怖政策和政治鬭爭流行着，生命隨時可給流氓和種族怨仇

者取去，這些人爲其外國主人效命。

歐戰以後，羅馬尼亞對布加利亞、匈牙利、蘇聯訂立不利的條約。及一九二一年三月三日羅馬尼亞波蘭同盟簽訂了，足以幫助羅馬尼亞準備應付俄國的侵襲；小協約國聯盟是猶哥斯拉夫及捷克斯拉夫保證助羅不受匈牙利侵略。同武力充足的法國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關係之密切是羅馬尼亞另外一種安全的保障。一九三四年羅馬尼亞聯合土耳其、希臘成巴爾幹協約，顯然這是對抗布加利亞的聯盟。這些協約足使羅馬尼亞安心坐下來大嚼勝利獲來的菓子；這三條陣線足夠她不受人侵奪回去已失的土地了。

羅馬尼亞也早有反閃族運動，但遠不及沙皇的俄羅斯及納粹的德意志的反猶太運動來得激烈。枯柴教授 (Professor Cuză) 是最早提倡反猶太的人，其時希特勒尙未出世。阿格太維·哥加 (Octavian Goga) 後來加入枯柴的集團，共組所謂「民族基督黨」 (National Christian Party)，時爲一九三五年，已改變以前的方式，效法希特勒主義了。但當此時前另外一個反猶太運動的組織成立了，那是由年青的亡命之徒所領導的所謂「鐵衛團」 (Iron Guard)。領袖爲徐拉·柯得里奴 (Zelea C. Codreanu)，是鐵路守望人之子，其羣衆

均來自波蘭。此人以暗殺警官吉西（Gisi）而聞名，此後聲望愈大，從者愈衆，得德國經濟上的幫助，勢力大增，自辦報紙。

內閣總理埃翁·杜加（Jon Duce）看出「鐵衛團」對國家治安有妨礙，下令禁止活動；據一般人猜疑是「鐵衛團」實際領袖的查理士·安道爾夫·康塔叩齊紐（Charles Adolph Cantacuzinu）大將，致書總理，說禁止活動是總理必死的保證。果然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九日，杜加總理被「鐵衛團」員刺死於西奈（Sinaia）車站月台上。全國大震；全歐受驚。此次事以後，「鐵衛團」的勢力更大，活動更甚，羅馬尼亞人差不多都害怕，因為他們可以殺了總理而無罪刑。康塔叩齊紐大將在一大會中，手持手槍，當着人們的眼而大喊：「這才是解決猶太問題的方法！」於是團員任意打毀猶太商店的窗戶；在馬路上檢查路過者的通行證；當警察面前捕人。

「鐵衛團」——因為他們穿的制服是綠色的，故又稱「綠衫黨」（Green shirts）。——它所以敢如此為所欲為，因為他們有國際背景，是「法西斯國際」（Fascintern）支部之一。一如捷克斯拉夫之海倫日耳曼黨（Helein Germany Party），小亞細亞及北非之泛阿刺伯團

(Pan-Arab)，波蘭、瑞士、丹麥、匈牙利、奧大利等地的納粹組織一樣，其行動互相呼應。他們都仿效 S. A. 的方法；他們爲法西斯勢力侵入黑海的先鋒隊。

此外，還有個後起的僑居羅馬尼亞的條頓人組織的褐衫黨，領袖爲菲立茲·法布里庇 (Fritz Fabritius) 及海爾墨·吳爾福 (Helmut Wolf)，亦爲國社黨的支部之一。

所以羅馬尼亞的納粹組織有三個：穿綠衫的「鐵衛團」，穿藍衫的民族基督黨及褐衫黨。他們共同的目標是排斥猶太人。希特勒要利用他們爲侵略羅馬尼亞的先鋒隊。

那末第三帝國爲什麼需要羅馬尼亞？一張羅馬尼亞的經濟地圖可以回答——因爲煤油、穀物、及原料。羅馬尼亞的煤田爲希特勒所得，則他可以無慮的打仗了，不怕他國海上封鎖以斷絕其煤油來源了；羅馬尼亞的糧食足供德軍食用，無上次斷食之虞；而羅馬尼亞又富於原料，足供德工業之需。

除此之外，還有政治的和軍事的目的。因爲羅馬尼亞位於德國進攻蘇聯的三條可能的路線之一，爲烏克蘭之門戶。據第三帝國的軍事專家說，他們要進攻蘇聯，與其走冰天雪地的波羅的海不如走氣候溫和的羅馬尼亞。從政治上說來，德國需要拉攏羅馬尼亞以孤立

捷克及防止蘇聯經羅馬尼亞北部而援助捷克，並可鬆懈小協約及巴爾幹協約的力量。

然而羅馬尼亞人對德好感少而對法好感多。因為歐戰時德國和羅馬尼亞對立。羅馬尼亞上流階級都能說法語，好法國文學。此外他們覺得法國能援助他們。另一派人則說應與德修好，免得生意上受損失。反對派則又說第三帝國早決定把羅馬尼亞為其大帝國之一部，羅馬尼亞的安全只靠法國、小協約國及巴爾幹協約國了。

不管怎樣紛爭，羅馬尼亞還是需要和平，需要睦隣。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外交部長安東尼斯枯說：「羅馬尼亞不願加入任何一邊以攻擊任何人。」這就是說羅馬尼亞不願加入德意日三國防共協定以攻蘇，亦不願加入法捷互助公約以聯法。唯一政策是中立。然而軍事地理上佔重要地位的羅馬尼亞怎能做到呢？

羅馬尼亞確實需要和平。這理由是很顯然的，就是不願把已得的領土失去。內閣總理尼古拉·提泰里斯古(Nicholas Titulescu)看到這問題的解決在造成一種互助牽連的勢力，無人能打破。他主張加入小協約，與波蘭進一步求諒解，和法蘭西同盟，跟英國友好，入國聯為會員之一。

然而問題並不這樣簡單。

因為羅馬尼亞怕如和波蘭聯絡，將來會因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 問題和蘇聯發生糾紛，同時羅馬尼亞因加入小協約而迫得和捷克斯洛伐妥協；但是波蘭和捷克並不是朋友，一旦發生戰事且會同她對立。這是因為捷克有捷蘇互助公約之故。就是小協約國中也有許多不是氣味相投的。

猶哥斯拉夫與布加利亞的聯盟，羅馬尼亞大為震驚；捷蘇互助公約的簽訂，使羅馬尼亞成爲捷克蘇維埃走廊 (Czech-Soviet Corridor)；而且羅馬尼亞不得不求自處了。

捷克問題的發生，使羅馬尼亞又惶然恐懼，使節紛出。一面允蘇聯以五英里的假道以援助捷克，但又怕結怨於希特勒，真是躊躇之至。

捷克問題解決以後，羅馬尼亞國皇卡羅爾二世 (Carol II) 又報聘柏林，討論今後的問題了。

總之，羅馬尼亞怕戰爭，怕已得的領土在戰爭中失去，但是羅馬尼亞的地位，爲軍事上必爭之地，迫使她非陷入窘境不可，那末羅馬尼亞將何去何從？

看到羅馬尼亞國內納粹勢力這樣膨脹，那末，羅馬尼亞將難免法西斯國際化乎？

第十一章 希特勒攏布加利亞

布加利亞於六七九年建立第一個皇國，其人係從亞速夫海移殖巴爾幹半島，與原居半島的斯拉夫人雜居，互相同化，漸漸富強，在威廉大帝（William the Conqueror）佔取哈斯丁斯（Hastings）以前的四世紀裏，他們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哥倫布（Columbus）發現美洲大陸以前的七百年，沙·伊凡第二（Sultan Ivan II）時，真是他們的黃金時代。但是正和別些國家的歷史一樣，他們也因黨爭而失去國家的自由，誘致土耳其攻人，受其專制統治五個世紀。

到第十九世紀的時候，布加利亞人的民族意識復活了，起來推翻土耳其人的統治，土耳其對布加利亞人的革命加以殘酷的壓迫，次年——一八七七年，俄土開戰，土耳其大敗，新興的布加利亞於此建立，其國土自黑海至阿爾巴尼亞山（Albanian Mts.），自多瑙河迄愛琴海（Aegean）。

柏林會議後，布加利亞領土割歸土耳其者數省。一九一二年十月，布加利亞向土宣戰，敗之，但後來布加利亞和巴爾幹同盟國發生戰事，土耳其乘機反攻，而羅馬尼亞又侵入布境，結果簽訂布加勒斯特條約 (Bucharest Treaty)，亞得利雅那堡 (Adrianople) 省歸還土耳其，布加利亞最富的省分多不魯甲之一部分割與羅馬尼亞。這是巴爾幹的第一次的大戰，半島上從此多事矣。

歐戰爆發，布加利亞因為怨恨塞爾維亞 (Serbia)，仇英反俄，親近奧匈帝國，故於一九一五年十月十四日，向協約國宣戰。布軍勇敢善戰，下月攻入塞爾維亞，次年佔羅馬尼亞，但布加利亞人是命定要喝失敗的苦酒的了，紐宜條約 (Neuilly Treaty) 迫使他割去得特阿加赤 (Defergatch)，沿愛琴之地，及色雷斯 (Thrace) 與馬其頓 (Macedonia)。布國軍隊被減限只有二萬人，四境都是強隣，勝利的希臘、羅馬尼亞和猶哥斯拉夫。真是布加利亞的屈辱時代呵。

但是布加利亞並不是完全孤立的，垂涎猶哥斯拉夫的沿海之地之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的意大利，給布加利亞人以外交上的幫助，沙·波里斯三世 (Czar Boris III) 且娶意大利

利公主爲后，兩國關係，一時更爲密切。處境相同的匈牙利和德意志，常向布加利亞表同情。布加利亞人心常燃起他們歷史上光榮時代的回憶之熱情。希特勒執政後，納粹主義在布加利亞引起極大的反響。希特勒的勝利，給布人以大刺激，他們也要撕毀紐宜條約，恢復已失領土。他們一致大喊：「不！不！永不！」(No - No - No!)

在第三帝國的統治者們看來，布加利亞是因爲位置於其南侵政策——從柏林到博斯福魯——路途的一重要地帶，其次因爲布加利亞出產豐富，極爲工業化的德國所需要。布加利亞不但農產品豐富，且各種礦產如煤、鐵、銅、鋅、石油、黃金、錳、鉛、鋁、盜土等亦極豐富。以工業製造品去換得布加利亞的原料，實在是第三帝國的一樁好生意。德國對布加利亞還有件有興趣的是布人中多爲勇敢善戰的武士。

年紀較老的布加利亞人對德國有種複雜混合的感覺。他們佩服德國人的能幹、技術及軍力，但是他們不忘記德國人在大戰時的儼然自居使人難堪的態度，他們的話，德國作戰部毫不聽取，但德國人的話，布加利亞軍部非服從不可。他們還記得德國剝奪他們的食糧，運到自己國內去，布國許多農民却挨餓。雖然他們固亦歡迎德國幫助他們規復失地，但是他

們也害怕第三帝國的幫助也許因此所得不如所失之多。年青一代的布加利亞人對德國的幫助却欣然接受，他們會告訴你「我們已找得助力」！索菲亞（Sofia）馬路上的遊行示威反對巴爾幹協約和撕毀紐宜條約運動中，大喊「假使德幫助我們收回失地，我們一致歡迎」。老年人對此舉不贊同，警察却和學生站在一邊。

猶哥斯拉夫對布加利亞是大表好感的，猶皇未被刺前，嘗報聘布國，留居四日，大大促進這兩斯拉夫隣居的國交。一九三七年正月索菲亞和普累加簽訂了不侵犯的友好條約，每個布加利亞人都知道這是在巴爾幹協約之墻下掘的窟窿（Ditch）。布國地位因此大為增高，使南部中歐的強國不敢侵略她了，而猶哥斯拉夫此舉，完全為對付希臘、土耳其及羅馬尼亞。因為猶哥斯拉夫是加入巴爾幹協約的，自與布加利亞簽訂友好條約後，他們三國要侵犯布加利亞，猶哥斯拉夫固不必過問，但積極的可起而助布。

布利亞簽訂此約後，對割歸猶哥斯拉夫的馬其頓暫不提，專心致意要收回多不魯甲及得特阿亦加。羅馬尼亞之得多不魯甲，使布加利亞失去產麥最富之地，羅馬尼亞不用說是自然不敢交還的，但布加利亞等候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年了，總有一天要索回的，羅

馬尼亞却有恃無恐。還有色雷斯，布加利亞人也要設法拿轉來的。

但是布加利亞人雖然痛惜失地，可是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去恢復，而他們只相信時聞和歐局總有一天會轉向到他們一邊來的。他們的意思，他們可用和平方法達到目的，他們經受過戰爭的可怕。布加利亞內閣總理基阿西文諾夫（Koselitzner）說過：「她（指布加利亞）相信經過和平的議討，國際間的休戚相關的精神，正義公理和相互合作會超過各國的自私。」

羅馬尼亞既不願修正領土；布加利亞却亦不願放棄失地。於是拉丁的羅馬尼亞和斯拉夫的布加利亞拒絕廢除彼此間之不同，當他們互相守着多瑙河邊和多不魯甲山麓怒眼惡視的時候，納粹的政略家，在這種僵局之中，大肆活動了。這是希特勒的一貫政策，當他向外侵略的時候，利用一個國家來攻擊別國。

布加利亞的人口有六百萬，而日耳曼少數民族只五千，其影響固不如在他國少數民族的利害，能壓迫政府。所以布加利亞的納粹勢力不大，而納粹宣傳則甚，德國常派考察團、旅行隊之類來布加利亞。德國在布國的經濟勢力極厚，布加利亞的豐產需要出售，德國

需要原料，故兩國行物物交易，一九三七年布加利亞購入德貨一、一八二、七四九、〇〇〇利伐（Leva），售給德國爲九七四、二四三、〇〇〇利伐。故布加利亞的經濟命脈已完全操在第三帝國的手裏，布加利亞是給日耳曼章魚之一隻腳抓住是無疑了。漸漸布加利亞投入德國經濟上的帝國的一環，西歐各國不會助他自拔，他們讓布加利亞成爲納粹的炸藥。

第一二章 凱末爾、小毛奇和佐格

土耳其的四面玲瓏的總統凱末爾（M. Kemal）是全世界最實際主義的狄克推多之一，他的政略冷靜而又機敏，他的拳頭是藏在鵝絨手套裏，他能夠從大戰勝利的國家取得外交上的勝利，而獲到各國的同情，不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受世界報紙的攻擊。

以一九三六年之夏的蒙特勒會議（Montreux Conference）爲例，土耳其要求在達達尼爾（Dardanelles）恢復戰台，這是與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evres）的禁制這水道之處的軍事要道恢復軍備不合，如果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一定是大聲噪鬧，引起歐洲的政治糾紛。但凱末爾不然，他鎮靜的告訴條約簽訂人說，如果他們拒絕他的請求，那末他便先去架設了

砲台再講，結果是被允許了，達達尼爾仍是土耳其人的了。

凱末爾在艱困中建國，除舊更新，全世注目，外交政策亦爲之一變。他一反土耳其的傳統外交政策，與俄聯歡；且與希臘恢復邦交，加入巴爾幹協約，時爲一九三四年。土耳其是跟羅馬尼亞、猶哥斯拉夫、希臘聯成一起欺壓布加利亞。但是他並不忽略他的後門，他又跟伊蘭 (Iran)、伊拉克 (Iraq)、阿富汗 (Afghanistan) 訂四國公約，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國交雖不甚和睦，但凱末爾自信如與墨索里尼發生摩擦，他能得外力之助。亞比西尼亞糾紛發生的時候，土耳其加入英國地中海公約 (Mediterranean Pact)。據說凱末爾極希望意英發生糾紛，以便乘機佔取意有之多得卡尼斯 (Dodecanese) 島。

土耳其的國際地位固大增進了，但凱末爾却不完全放心；他雖然有了同盟國，但他知道國際政治的狂風會吹斷他辛苦築成的公約和聯盟之牆 (Wall of pacts and alliances)；他又深知如果一旦蘇聯、英、法和德國開仗，墨索里尼一定會乘機進攻土耳其。

總之，凱末爾知道雖然巴爾幹協約訂立了，但協約國間仍不免有一個大裂痕，再者他也不大信任希臘和羅馬尼亞這兩同盟國；他又知道他將和有與國友助的布加利亞鬭爭，而

自己是將陷入孤立無援。這些情形並不是使鬥士的凱末爾害怕，但是使實際主義的政治家的凱末爾對此大加排遣了。

這樣，第三帝國在這場合之下侵入了。

凱末爾對德國是無好感的，他並反對土耳其加入德國參加大戰。他看清土耳其是泛日耳曼計劃中政治的和經濟的第三帝國之一環，他更知道德國「三B政策」的野心，同時他也知道在不久的將來他要聯德或反德；假使他和法國站在一邊，德國（而且大約是意大利）會利用布加利亞來進攻土耳其。

所以凱末爾的機智常常警告他不要和德國關係太深，但亦不要加入或造成反德陣線，爲了經濟的利益，他不能不制止自己對德的惡感，他一定得等候和察看英、法對德、意的態度。

但德土兩國的經濟關係極爲密切，而且德對土其真是再好也沒有的主顧。一九三五年土耳其從德購入貨品值六七、三〇〇、〇〇〇馬克，但賣給德國的值九三、四〇〇、〇〇〇馬克。到一九三六年，對德貿易，輸入雖增至七九、四〇〇、〇〇〇馬克，但輸出激

增至一一八、五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對德輸入爲三八、五一一、〇〇〇馬克，輸出爲七一、〇四一、〇〇〇馬克。這些數字表示德對土貿易之入超，於土耳其大爲有利。聰明的凱末爾，自然不願在政治上有所動作，俾免失却一個好主顧。

雖然土耳其現在軍事及外交都比以前強盛了，然而安哥拉（Angora）仍極力避免孤立的危險。色佛爾時約固如其所願而修改了，而上土耳其人已從「修正派」一變而爲「維持現狀派」。但土耳其人知道西歐列強已受亞比西尼亞問題、西班牙問題、中國問題而困憊不堪。凱末爾舉眼向北，右見一個決心擴張國土的軍備充足的第三帝國。今天他感覺到日耳曼章魚經濟的觸腳之壓迫；明天他會感受章魚之政治的軍事的觸腳之壓迫。在這種情況之下，凱末爾守視着等候着以安置他的政策，以期適合歐洲政治鬥爭中的各種發展。

希臘，却不像土耳其，政局時起變動，國內政治的紛爭，波起不已。希臘雖不是一個軍事的國家，作戰能力雖不若列強，但希臘總是在武裝之中。人家說如果希臘人能把共和黨和派系黨間而打發精神，用之對付鄰敵，早已統一巴爾幹半島了。而希臘人究竟願意民

主呢還是專制呢迄未下決心。皇帝們這個走了，那個來了，雅典的政治制度是五花八門，變換不已。

雖然希臘不是個大軍國，却經過三次大戰——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和世界大戰——而國土大增，縱因凱末爾之突然進攻而有安那托里亞之敗（Anatolian defeat），戰後希臘仍保持其許多領土。

希臘固在國際政治上不失要角，而今日則處乎國際政治的籬笆之中。泛日耳曼主義者早已把海倫半島（Hellenic Peninsula）作為東進的一個目標。如果他們一旦達到希臘，則他們的國土，將北目冷水的波羅的海而終於南方溫水的愛琴海。這種泛日耳曼野心，許多希臘人表示好感，一九三八年，這些人中的一個人，統治了雅典，全部仿效柏林的政治制度，他自視為希臘的納粹總理，他的綽號為「小毛奇」（Little Moltke），他是約翰·密塔克沙（John Metaxas）將軍。他是德國留學生。

密塔克沙將軍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以不流血的兵變而握取政機，希臘是德國化了。兩個月後，他在雅典制憲院（Constitution Square）演說：「我們再也不恢復議院制度了！」

四個月後，雅典市長康士但丁·考得松 (Constantine Kolonias)，密塔克沙的忠實信徒，他說：「我們永久把握政權，誰反對，動手！」一九三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密塔克沙大捕舊黨員，放逐於孤島之上，他說他是不「既往不咎」的，他要重興待人。

「小毛奇」以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和凱末爾的新土耳其爲先例，要把他的游蕩好闊，喜坐茶館，健於清談的希臘變爲強國，他不能成功固是疑問，他却努力不已。他第一個政策是取締男女同學，把男孩訓練成良好公民，女孩爲賢妻良母。戈倍爾營去雅典拜訪，留居四天，視察希臘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納粹精神。

假使密塔克沙將軍能夠保持他的現有土地，不被變動，他也許能做更多的內政改革，然而希臘的許多小島極爲墨索里尼所垂涎，因可作爲地中海海軍根據地。自從一九二二年以來，意大利便是希臘政府的「頭痛的東西」(Bale Noire)。一九二三年八月意大利軍艦駛至科夫港 (Corfu) 破壞希臘砲台，諸如此類頗多。

密塔克沙是親德的，德、意雖同爲侵略國，但意希關係並不因之改進。同時他一方面崇德，一方面亦崇土，他能不能影響柏林和安哥拉的外交政策呢？他要建立柏林、安哥拉

、雅典軸心。他曾訪問土耳其，要促進三國間的關係。同時他也不忘記三國間的經濟發展。希臘對德輸出從一九三二年的六八九、九五二、〇〇〇希幣增至一九三六年的二、六八〇、九九九、〇〇〇希幣。

雅典的一番苦迭打，也許可招致納粹侵入海倫半島。

希臘北部有許多山的王國阿爾巴尼亞 (Albania)。他們有三千多年光榮的歷史，他們健勇善鬪，他們曾打敗高特人 (Goths)、阿發爾人 (Avars)、羅馬人 (Romans)、希臘人、匈奴、斯拉夫人、諾曼人、土耳其人。他們會告訴你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亞里斯多得 (Aristotle)、查士丁尼 (Justinian)、聖·哲羅姆 (St. Jerome)、戴克利仙 (Diocletian) 都是阿爾巴尼亞人。沒有人敢否認斯康得柏 (Skanderbeg) 是他們的民族英雄。阿爾巴尼亞只幾條狹軌鐵路，這是戰爭的紀念品。阿爾巴尼亞是從牛車時代進到汽車時代了。他們的國王佐格一世 (Zog I)，他希望寵妻一美利堅王后，並希望她有百萬美金一年的嫁奩，但是他並不完全沉醉於得一美利堅豪富的女英雄，以富裕其漸衰的老王國，

他也不是一個傻子。當他十八歲的時候離開君士但丁堡的學校，回到阿爾巴尼亞，領導民衆，推翻土人的統治；他先爲陸軍部長，繼爲內政部長，後爲共和國總統，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被擁戴爲阿爾巴尼亞國王，是爲佐格一世。

雖然這古老的國家，只有一百萬人口，却爲巴爾幹政局車輪中之一齒，位置在軍事極重要之區，阿爾巴尼亞不僅可以助意大利伸入亞得利亞海，且爲進攻猶哥斯拉夫之捷徑。阿爾巴尼亞隨時可威脅希臘，譬如希臘一旦同布加利亞發生戰事，阿爾巴尼亞可乘機攻入。阿爾巴尼亞王國極富使人麻煩的價值，而對這事實也沒有人能比佐格一世明瞭得更清楚。

當墨索里尼準備和猶哥斯拉夫打仗的時候，借給阿爾巴尼亞大批的錢，以建築道路。但是猶哥斯拉夫參謀本部看出這些意國借款所造的路，都是從海口達猶國邊境的，這作用是顯然的了。這些路可以使首相的機械化部隊從港口一直開到猶國邊境來。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阿爾巴尼亞成爲意猶兩國間的政治鬭爭的戰場了。而從中漁利者是佐格一世。

因爲佐格還記得一位老鄰，去世的尼古拉王 (King Nicholas) 所統治的已故的蒙得尼

格羅王國 (Kingdom of Montenegro)，人口只有三萬，但因位置於幾個交戰國的十字路口，法蘭士·約瑟夫皇帝 (Franz Joseph) 的奧匈帝國、撒旦·阿伯特爾·漢米得 (Sultan Abdul Hamid) 的土耳其帝國、沙皇 (Czar) 的俄羅斯都供給他錢，結好於他。從中漁利的尼古拉王因以之富。雖然佐格不想從中謀利，但納、意都巴結他，一九三七年三月意猶五年互不侵犯條約亦訂明保障阿爾巴尼亞的獨立。

阿爾巴尼亞雖不位置於納粹東進的主要路線上，可是第三帝國不會忽略其軍事上之重要；雖然現在希特勒讓墨索里尼享受阿爾巴尼亞的特權，但一旦希特勒要利用它以攻擊別國，如猶哥斯拉夫、希臘，甚或是意大利的時候，納粹是不會忘記這古王國的。

第一三三章 德意志向猶哥斯拉夫致敬

「我們在各條陣線上打過仗的軍隊，塞爾維亞步兵是最勇敢的。他們軍火不多，協約國對他們的軍需供給一些也沒有，而他們在多瑙防線 (Danube Line) 防至十五個月之久。假使奧匈聯軍能夠打得跟他們一樣好，只要六個月，我們便可把協約軍打敗。」德國人往

往這樣稱贊塞爾維亞人的戰鬥能力和英雄主義；而塞爾維亞參謀部人員也極欽佩德國人的軍事天才，說：「德國參謀本部的運用直如一部機器。」這種互相敬佩，使雙方的軍事領袖彼此接近，希望在下次大戰中，大家站在一條戰線。因為十八年來，猶哥斯拉夫不斷的受意大利的威脅，意大利是他們主要敵人。許多國家料定猶意必有一戰。當德國向意大利提出抗議，謂其虐待南的羅爾（South Tyrol）少數條頓民族時，猶哥斯拉夫大表同情。德意爲奧大利問題爭論時，猶哥斯拉夫夫人站在德國這邊。

希特勒並不想東進時把猶哥斯拉夫夫人淪爲德國奴隸如其所欲對待捷克人及羅馬尼亞人一樣，希特勒也不想推翻她的獨立。對她的領土也沒有野心；他只希望猶哥斯拉夫參加他的事業，供給原料，外交上聽從其指揮，軍隊給他利用；他既不利用猶哥斯拉夫少數民族的條頓人爲推翻猶哥斯拉夫的武器，亦不用以攻擊猶國的納粹宣傳中心，他叫猶國少數條頓民族和其政府合作。希特勒對猶哥斯拉夫用這樣和平的方法，並非特別愛護猶哥斯拉夫，因爲他知道如用武力政策，會受到塞爾維亞人的嚴厲反攻。

猶哥斯拉夫的少數條頓民族，有他們自己的初級學校六二九所，日報四種，週刊十八

種，月刊三種，德國的文化團體的分會有四百多個。他們是極自由、議會裏還有他們的議員。納粹在猶哥斯拉夫的宣傳，只取求說服塞爾維亞人，他們彼此是命定要站在一邊的，納粹這樣慫恿：「放棄和衰落的法國的關係吧，跟我緊緊携手。」他們促動塞爾維亞人反其，反閃，甚至反意。可是他們也沒有忘記柏林羅馬軸心。

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猶皇亞歷山大被刺於馬賽。這不幸事變的結果，使猶哥斯拉夫處乎危境；內爭頻起，外敵窺伺。阿爾巴尼亞和意大利虎視於西，匈牙利擾於東北，布加利亞動於東南。五百萬的哥羅底（Croats）民族要求自治。國會選舉後，斯多耶底諾維支（Stoyadinovitch）執政。這位新首相的外交政策是拉攏四鄰，免國家陷於孤立，他需要和平，是他的主要政略；但是和平是有代價的，於是他向猶哥斯拉夫的敵人們喊道：「如果必要，不辭一戰！」

亞比西尼亞問題發生的時候，斯多耶底諾維支首相感到非常苦悶。英艦開到地中海來，意大利正蔑視譏笑國聯，歐戰危機，一觸即發。國聯要會員對意大利制裁。在英國看來，意猶是世仇，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的佔領阜姆（Fiume），猶人迄未忘此仇恨。

假使集體制裁不成，猶哥斯拉夫，在英國以爲必可去打擊意大利。但意大利是猶哥斯拉夫最好的顧客。當她決定加入經濟制裁的時候，羅馬警告說我們意大利人永不忘記此事；哥斯拉夫加入地中海協定，失却了一筆好主題的生意。而德猶的貿易漸漸旺盛了。後來亞比西尼亞亡了，制裁完了，且有人承認意併阿了，而猶意的貿易却沒有恢復。國內一般的輿論，都說得改變外交政策。

一九三七年正月猶哥斯拉夫和布加利亞簽訂友好條約，歐洲爲之驚異。歐洲別些國家願意巴爾幹促進和平嗎？他們不。巴黎、柏林、羅馬、小協約國和巴爾幹協約國對猶、布此舉不表歡迎。羅馬知道這條約顯然是索菲亞不再依賴意大利，且在將來意猶戰爭發生的時候，布加利亞是不會助意的了。柏林認此約使納粹挑撥這巴爾幹兩個國家互相攻伐從中漁利之舉不成了。

兩個月後，猶哥斯拉夫和意大利簽訂有效期五年的政治經濟條約，保證彼此原有領土現狀，不再各在其國內宣傳抗爭。受了意大利十八年來威脅，今日一旦掃除了，猶哥斯拉夫大大增高地位了。而意大利此舉在縮短他的政治陣線而已。

猶哥斯拉夫跟蘇聯的國交，受德國的影響極大。斯多耶底諾維支仍繼續前任首相不承認蘇聯政策。但是這原因還是由於猶國第一任攝政保羅·卡拉幾奧格維支親王(Prince Paul Karageorgevitch)之故。親王生於彼得堡，和舊俄宮庭私人關係極深，羅門諾夫(Romanoff)皇朝被推翻，當然使他對蘇維埃採取堅決反對的態度。此外還有一個大原因，就是塞爾維亞希臘正教會(Serbian Orthodox Church)領袖凡那瓦(P. Varnava)，因為他和俄羅斯希臘正教會關係也極深，故亦極反對革命後的蘇維埃政府，而想利用希特勒的勢力，以推翻布爾塞維主義。猶哥斯拉夫的白俄也有好幾千人，他們的政治影響，自亦未可忽略。但是決定猶哥斯拉夫反俄的主要原因還是保羅親皇。

雖然德意志和意大利戰後不久便承認蘇聯了，這和猶哥斯拉夫不承認蘇聯的國策固然相背，而法國和捷克則極希望猶俄交好。

德猶關係促進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奧大利問題。柏林和貝爾拿拉德(Bernhard)都不希望羅馬去統治維也納(Vienna)，但兩者亦都不會討論到恢復哈布斯堡皇朝，而猶哥斯拉夫雖深不願希特勒併奧，亦知奧大利之併德或恢復皇朝不過是時間問題。但是，在猶哥斯拉夫

人看來，不能讓哈伯斯堡恢復皇室。

因為猶國係由塞爾維亞人、哥羅底人及斯拉夫人組成，一旦如果哈伯斯堡皇室恢復了，則國內的哥羅底人及斯拉夫人將起而願受奧皇統治，猶國之統一將受威脅，塞爾維亞將再度成一巴爾幹小國。

希特勒看清這一點，故納粹亦盡力向猶哥斯拉夫宣傳他們也是反哈伯斯堡皇族的。而亞比西尼亞事件以後，德國對猶貿易大為激增。故今年四月德奧合併，猶哥斯拉夫不置一辭。

故在猶哥斯拉夫看來，他們既為小協約國之一，又為巴爾幹協約國之一，對英、法的關係良好，而土耳其和她的友誼亦不壞。她和她們願意維持和平關係。歐洲各國都願和她交好，尤其是希特勒，特別拉攏她。

第十四章

“Nemi Nemi Sohat”

百年以前，現在的匈牙利人的祖先，入據肥美的多瑙河流域，建立了一個國家。雖然

在一百五十年前，慘敗於土耳其；遭受哈伯斯堡皇朝的專制政治的壓迫；歐戰中嚴重可怕的損失；脫里阿農條約（Treaty of Trianon）的酷待……這些都不曾毀滅這自信力堅強居於巴農尼亞平原的古老民族之建國精神。

每個夏季遊客，都爲匈牙利的首都，美色繽紛的布達佩斯（Budapest）所目光撩亂了。他看見兩旁植有大樹的馬路上擾攘來往的人羣，在咖啡館中也然；他會聽見深入人們心弦的吉卜西音樂；他可站在多瑙河邊注視上下來往的船隻的燈火；他是沉醉在東方氣氛之中了。歐戰後的匈牙利人是窮了；他們忍受着那些嚴重損失的痛苦，但是布達佩斯却留下了光明、火花、浪漫。馬扎兒（Magyar）人不管怎樣窮苦，他必爲他的友人開香檳酒。他談論政治；他研究政治；他生活在政治裏；他上床睡眠時還想念着政治。政治與音樂。而音樂差不多與馬扎兒人的生活打成一片了。

匈牙利人非常誇耀布達佩斯，因爲布達佩斯表現匈牙利精神。匈牙利人因爲能注視他的首都，他的靈魂裏就存着希望，他的心房中就有着勇氣。他會告訴你摩哈赤戰役（The Battle of Mohacs）之後，他們的民族，處於土耳其人壓迫下黑暗的數十年中，馬扎兒文化

差不多快要消失了。然而聖·史蒂芬（St. Stephen）的皇冠從墳墓裏被掘出來了；匈牙利人起來推毀了他們的摩斯爾（Moslem yoke）。在布達佩斯，他們告訴你脫里阿農條約是並不永生不滅的。時間與馬扎兒人的努力會撕毀它。但是在目下生活艱難，即使是布達佩斯的音樂與圖畫吧，也不能洗刷阿爾伯達（Arpad）子孫的恥辱的。

戰後的匈牙利是個沒有君主的帝國。同時其中有些國家已把他們從前的政治制度改變為民主或半民主制度，而匈牙利經過一個短時期的流血革命之後，仍回復到從前的封建政治。跟着一九一九年而起的歐洲社會與政治的大改革，差不多對匈牙利毫無感觸。馬扎兒的貴族仍繼續享受「歐洲最高貴的貴族」這令譽。一個匈牙利的貴族可追溯他的家譜至三十代；大地主仍擁有幾千畝的田地。匈牙利的貴族要收復和平條約中失去的土地，回復戰前所享受的封爵生涯。

然而大戰以後，匈牙利國界外的許多國家，因戰勝而崛起了，從失敗的匈牙利獲得巨量利益，他們主張改變戰前的現狀。捷克、羅馬尼亞、以及猶哥斯拉夫，他們決定自匈牙利攫取的土地永據為己有。好幾世紀以來，匈牙利人是統治別人的民族；現在倒反而被統

治了。匈牙利人咒恨脫里阿農條約的不公平。

新國界劃定以後，大部分被割去的領土內的匈牙利人和他們的同胞祖國脫離了，馬扎兒人訴苦說有一個匈牙利人的房子是劃在國界的這一邊，他的馬廄和田地却在那一邊，這人的國籍怎樣呢？馬扎兒人這樣質問。這種條約，把工廠與市場分開了，農工與場地隔離了，讓許多匈牙利人公開受強鄰侵略，是公平的嗎？爲什麼匈牙利要解除武裝，而處於具有充足軍備的敵人之中？

[Nemi Nemi Solaj] (不！不！永不！)匈牙利人衆口一辭的怒吼了！脫里阿農條約不再承認了！就是無寸土尺地的佃農，也同他們的封建地主一樣激憤的覺到脫里阿農條約是一樁人間罪惡，必得撕毀了它，片片粉碎。

每個匈牙利人都成爲攻擊脫里阿農罪惡的非官方的宣傳人。每個到海外旅行的匈牙利人都把國內這種運動的消息向海外播散。他宣傳得非常努力，因爲他對這運動有堅固熱切的信仰，設如一旦全世界聽受他的宣傳，世界輿論也會起而要求修改這可咒恨的條約。

因爲匈牙利人決定推翻脫里阿農條約，又因爲相信無疑的到時候匈牙利人會得到同盟

者。這三個新興國家於是熱切的聯合起來，——羅馬尼亞、捷克斯洛夫夫、詹哥斯拉夫，結成有名的小協約。正如馬扎兒人集中精力進行修改條約一樣，這三個國家聯合決定堅決反對任何領土的稍稍變改。「Nemi Nemi Sohai」的呼聲中發出貝尼斯（Benes）、葉維支（Yevitch）、鐵泰斯克（Tiulescu）的口號：「修約就是打仗！」

國際勁敵的欺壓，匈牙利人的呼籲，戰敗的與國友誼帶給了匈牙利人以同情。反對薩克的波蘭，公開表示對匈牙利同情。呻吟於紐宜條約壓迫之下的布加利亞對匈牙利人的抗議大為喝采！與詹哥斯拉夫箭在弦上幾乎開戰的意大利更予匈牙利以外交上的援助。奧大利對這位奧匈帝國時代的老朋友賦以親切的聯絡。民主的第二帝國的德意志，雖然對匈牙利封建的社會經濟制度並無好感，但是也極其厭惡脫里阿農條約。

在英國有許多人相信匈牙利確受戰勝國的酷待，如果馬扎兒人不得最基本的平等待遇，多瑙河流域是不會有和平的。國會中的有名議員，對匈牙利人修約的要求常發出有力的援語。

戰後的十四年中，匈牙利人的修約運動好像渺無希望。雖然到處發起修約呼聲，但九

百萬匈牙利人被五百萬人的小協約國包圍着，得不着援力。法蘭西及其同盟者的軍事力量在歐洲可以左右大局。沒有一個國家甚至幾個國家敢向法國及其同盟挑戰。加之，脫里阿農條約限制匈牙利不許有重砲隊、轟炸機、及新式機械化部隊。在她邊界的任何敵人，都可仿效一九一九年羅馬尼亞佔領布達佩斯的行動，把軍隊自由開入匈牙利去。

但是希特勒在德意志的崛起，大大影響匈牙利的處境。這位素來勇武好鬥的國家，公開攻擊一切和約，大胆的向支持和約的國家挑戰。另有些國便仿效第三帝國之所為，跟隨了她。因為希特勒的應允幫助戰敗國，匈牙利立刻感覺到含羞忍辱獨立中得有慰藉。第三帝國準備要破滅捷克，而捷克是匈牙利的勁敵之一，從匈牙利佔取大部領土的國家。馬扎兒人對這種突變的情勢大為雀躍。他們料想歐戰後大陸武力充足的法蘭西必會改取守勢的。

自然，這種情勢也覺醒了小協約國。

純粹的動力燃起匈牙利人的想像：得到意大利的帮助，馬扎兒人會收復一切失地。聖·史蒂芬君權將會再完全統治特蘭斯瓦尼亞 (Transylvania)、巴那特 (Banat)、斯洛伐克

(Slovakia)、哥羅底亞(Croatia)、布根蘭(Burgenland)。希特勒的密使關於納粹佔匈牙利權益不置一辭；關於德意志在多瑙河流域的霸權未提隻字。於是馬扎兒人對納粹德意志應允以軍刀相助對付小協約國這事而迷惑不解了，但仍不停止質問希特勒的投桃報李之誼。然而他們只得集中一個目標——撕毀可惡的脫里阿農條約。

布達佩斯成爲對歐宣傳的中心。請求幫助的宣傳品用十八國文字印成散發。普累加被稱爲蘇維埃赤黨的產製地；捷克斯拉夫被斥爲紅軍巨大空軍根據地。匈牙利的宣傳家要激起全歐洲反對一切匈牙利的敵人。連總機關設於日內瓦金十字街十號(10 Rue de la Croix d'Or)的斯拉夫克會(Slovak Council)也加入呼喊，大聲攻擊捷克，該機關的宣傳文字，潮流般的散在全歐大陸。

那末，匈牙利幹得這樣烘烘烈烈，小協約國如何呢？貝尼斯、葉維支、鐵泰斯克忙着開會，從他們自己的首都趕往倫敦、巴黎、日內瓦。他們忙於築起一條籬笆，以備馬扎兒人用武力改變領土現狀的一天。他們又害怕法國領導歐洲的勢力，一如過去的定律一樣將告終止了。縱使葉維支、鐵泰斯克不覺如此，而貝尼斯深知歷史告訴人國界怎樣被教訓

式的條約而改變。

在與小協約國的爭論之中，布達佩斯的少數外交家他們希望能對貝尼斯與鐵泰斯克毫不讓步。而小協約國與日內瓦發生密切關係，受國聯的庇護不少。可是布達佩斯並不缺少外交活動，但是這些活動往往受貝尼斯與鐵泰斯克的戲弄而失敗。

然而匈牙利的最大不利是她的封建制度——她的大地主制度，她的公開選舉制度，她的無數貧農。匈牙利在海外的自由黨人相信馬扎兒人所受脫里阿農的酷待，正相反乎其使特蘭斯斐尼亞與斯洛伐克回到匈牙利大地主統治之下這思想。捷克人在匈牙利國內特別善使宣傳武器，「你願意在國外的幾百萬少數民族回到那些人治下受他們同馬扎兒人待遇自己的農奴一樣的酷待？」捷克人要求對脫里阿農下批評。羅馬尼亞人指出自己國內社會的改革，經濟的進步，打破大地主制度，為貧農均田。短視的匈牙利貴族，連這些也不願改進，却要求修約，行嗎？

一九三四年，馬扎兒人還決定一種壞計劃，攻擊詹哥斯拉夫政府的陰謀。她得意意大利之助，庇護哥羅底亞恐怖組織，在匈牙利西部雅卡·彪斯塔村 (Yanka Pusztka) 相近處設立

「屠殺農場」(Murder farm)，該處只離猶哥斯拉夫數哩之地。後來貝爾格拉特當局又擊該場，說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猶皇亞力山大在馬賽被刺，凶手就是「屠殺農場」的分子。

這件事成爲多瑙河流域的第一個大糾紛。猶哥斯拉夫知道此事訴之國聯無益，而且匈牙利的挑戰行爲，往往是得意大利人的幫助，猶哥斯拉夫軍隊開向匈牙利邊境。幸而這件事延宕很久，迂迴曲折而移到日內瓦去，作一幕外交戰爭的戲劇。

幸而匈牙利有着聰明伶俐的領袖之一，泰波·巴克太(Tibor Eckhardt)博士，出席代表。當時日內瓦的人都知道實際的凶手是意大利，法國的外交政策關於此事不願涉及墨索里尼或其國家，而把這罪名歸於受小協約國攻擊的匈牙利。匈牙利自然否認的。這件事後來幸而得到外交上的解決，一場軒然大波，遂以平靜，沒有引起軍事行動，匈間的緊張空氣爲之和緩了。

一九三四年間，德意志忙於於她自己國內的「清黨事件」；而內部納粹的糾紛，以及奧的流產，使德國不能對匈牙利多加注意。次年納粹的第三帝國又忙於撕毀凡爾賽條約，和積極擴充軍備，三月七日以武裝佔領萊茵非武裝區域。當此之時，希特勒吹去紐約因迫

的狂風已過去了，他在西部軍備已充實，地位穩固。於是他回過頭來向東方有所動作了。匈牙利是第一個感到這種東來勢力的國家。

匈牙利跟三個小協約國的外交聯合陣線作外交鬥爭已十七年了，馬扎兒人從沒有放鬆收復失地的要求。人口與她的敵人是六與一之比，軍備不充實，遠不及敵國的萬一，但匈牙利仍埋頭於無望的掙扎。一九三六年之夏，納粹黨人在布達佩斯改進他們對友人的認識。

希特勒的心腹專使這樣慫恿：「同猶哥斯拉夫和平吧，把你的精力集中攻擊捷克。而現在攻擊你是沒有希望的。要離開猶哥斯拉夫與小協約國，替自己製造機會，攪斯各伐克。」完全是納粹的侵略公式！馬扎兒人於是證實第三帝國的德意志現在決定幫助他們收復失地了。但是布達佩斯得聽柏林的話。

納粹留給匈牙利人一個好印象，就是他們同情他們收復肥美的農地與森林的野心。然而納粹對猶哥斯拉夫却始終不放鬆的。匈牙利必須禁止一切主張修約的人談論到猶哥斯拉夫的領土；布達佩斯必得使每個人促進與哥各拉特的友好關係。哥博斯（Goembes）是

匈牙利的首相，他不僅是戈林將軍的好友，亦是第三帝國的參議人，却又是個實際政治的學習者。他聽命於納粹的話而致力於促進匈猶關係。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意相墨索里尼在米蘭作重要的演說，有言曰：「不等到將來匈牙利得到平等的待遇之後，多瑙河流域不會有永久的公共福利。匈牙利確是個大而無能的老將。因為有四百萬的馬扎兒人住在她的現在的國界以外。但是他在這篇演辭裏同時又很留心的說起意大利與猶哥斯拉夫的關係漸趨「真實穩固的友誼新基礎」。墨索里尼是在促進鬆懈匈猶間的緊張關係。

布達佩斯差不多歡喜得發狂了。首相是當今豪傑呀！銷數頂大的路易郵報（Lloyd Pester）稱為「光芒萬丈的白日光榮」（Shimmering white day of Honor）。意相不僅促進其在布達佩斯的實際政治，他還在促進建立在歐洲中心的柏林羅馬軸心。這篇演辭很清楚 的指示出來柏林羅馬的政治策略在相互合作。

匈牙利為表示跟着德、意起見，他們判決一個十五年前在薩格累布（Zagreb）刺死猶哥斯拉夫的政治警察的阿太希·克羅特（Ustaschi Croat）暗殺團分子馬可·俄遜尼司（Marko

Osvin) 七年的有期徒刑。這件事引起世界的極大注意，特別是簡哥斯拉夫，原來阿太希過去在匈牙利是個秘密組織。

走進一九三七年的匈牙利，看到國際事件的演進，尤其是納粹在捷克的威嚇舉動以及德國答應幫助她獲取領土而大為勇敢了。

泰波·厄格太、伯特利 (Beitlen) 以及其他馬扎兒人的領袖們深信德意志打算在匈牙利引起納粹革命，使他們的國家成爲第三帝國的殖民地。這對於相信貢博斯所弄成的左右歐局的柏林羅馬布達佩斯軸心會提高匈牙利人的國家地位的人，是一個凶惡的打擊，尤其是那些幻想着他們的貧窮生活，會因德國促動而擴展領土而解決的人，更是個殘酷的當頭棒喝。

但是匈牙利人却不能不給納粹在其國內之驚人計劃所感動。因爲匈牙利人至少有三年工夫默許法西斯組織之存在，如箭十字團 (Arrow Cross)、镰刀十字團 (Scythe Cross)、火線團 (Fire Line)、火十字團 (Fire Cross)、火聯盟 (Fire Alliance)、以及陣線鬥士社 (Front Fighter Association) 等。箭十字團的綠衫黑靴及黑褲的制服，許多匈牙利人視爲

榮耀的穿上了，他們以前是穿合時的卡索服裝在咖啡館來往的。厄格太對此種風氣有得解釋，認為「綠衫代表和平思想」。這話正與箭十字團的領袖以擁有四萬畝田地而著名的亞力山大·斐提斯 (Alexander Festetics) 不相呼應。

突然馬扎兒人感到他們受頓條種的少數民族的宣傳所中毒了。希特勒向斯瓦賓人 (Swabians) 宣稱他們將為帝國的一大部國族，其中包括匈牙利人。那末馬扎兒人便成為少數民族了。納粹派出的黨員們在布達佩斯挨戶宣傳，企圖組成一個秘密的國社黨。他們這樣努力的宣傳使匈牙利人驚覺少數民族的條頓人，將變成反馬扎兒人。

一九三七年三月匈牙利全國騷動，那是因為泰波·厄格太與伯特利舉發出來，在德國有種準備，打算推翻達拉依 (Darré) 政府，易以聽命柏林的傀儡組織。「我們沒有軍備沒有金錢，希特勒便揮舞着他邪惡的卍字到我們頭上了，保皇黨的代表麥克來 (Mackay) 在賽基 (Scheid) 地方的集會裏這樣大聲叫喊，「我們必須脫了手套去打仗！」

四月十二那天，厄格太的演說中有言：「匈牙利表面上很平靜，在內裏一種危險的勢力在潛長；假使這些(指納粹)軍事組織繼續下去，我們得被人制裁了，我們別使人認為可

以像羔羊般被屠宰的。」

「有三十九種（納粹）報紙，以及其他許多出版物在我們匈牙利流傳，擾亂我們的秩序。我們不要去管德國國內弄些與我們有關的什麼事；讓她離去我們，由自己來管自己內部的。」

賽基市長安道爾·巴爾菲依（Andor Palffy）因為不肯把市內的幾條馬路改名，另易以幾位反閃首領的名字，接到當地箭十字團團員的決鬪要求，凡百餘次。

護法黨的領袖希格來伯爵（Count Sierzy）加入厄格太和伯特兩派中去，因為他看清假使納粹統治了匈牙利，則一切哈伯斯堡復辟的機會便完了；而且民主黨的厄格太也知道復辟是防禦納粹的唯一方法，於是也頗幫助保皇運動。然而這又與小協約國有關，巴黎與布累加也許願哈伯斯堡族重戴匈牙利皇冠，然而貝爾格拉特大約要反對，布加累斯特則一定堅決反對的。

匈牙利的復辟運動顯然因納粹與法西斯間的熱烈競賽而大為激進了。其法蘭西·席拉柴（Frenc Szalasu）所領導的N.A.P.為一大機關，此人辭去軍職，專心其工作，受政府之疑

忌。其信條據宣傳稱是「上帝、農夫、市民、兵士。」其組織宗旨爲「反親德」。許多小領袖被捕了。

匈牙利納粹運動中，喀拉柴是最特出一個，辦事強幹，爲一危險的政治人物，而富於幻想。一九三七年十月他宣佈組織匈牙利護族國社黨 (Hungarian Race Protective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另外一個馬扎兒納粹著名人物爲斐倫司·累尼司 (Ferenc Raimiss)，博士，他是個新聞記者，利用「民族陣線」 (National Front) 運動想使自己成爲「匈牙利的戈林將軍」這大野心。

鐮刀十字團有八十八個團員，領袖爲索爾頓·包包莫葉 (Szoltan Boernoemenyi) 博士，一九三七年十月間也加入了保皇運動。但據別人攻擊該團，除了想攫取軍警權，進擊布達佩斯，推翻政府，另擁戴一個納粹狄克推多之外是一無所有的。此外猶太人必得闖進牢裏去聽候天命。大地產完全沒收。其所辦之該團機關報人民日報 (The People)，包包莫葉自任主筆，常發表與希特勒來往的書信，足以證明其與第三帝國關係之密切，因此有幾個希特勒特派員被捕而驅逐出境。

一九三七年三月厄格太博士向國務總理提出備忘錄，內中控訴說有一個秘密親德組織，得第三帝國之津貼，企圖左右匈牙利外交政策，領袖爲安德婁·墨克索 (Andreas Mecsor) 及迦伯烈·巴各斯 (Gabriel Baross)。墨克索是議員，一九二九年曾因爲造法郎被撤職的郵政儲蓄銀行總理。

一九三七這年間史瓦賓人間及大部分的馬扎兒人間的法西斯運動如狂飆突起，軍隊及政府間的親德運動大爲進展，使集中精力對付世仇的小協約國的匈牙利人的注意力分散了，賈博斯之死使政府徬徨失措，繼起的內閣，機構人事都極鬆懈複雜，而內部還在互相攻擊，且顯然係受厄格太和伯特利的反納粹警告而已，並不完全聽這兩人的忠言。

據半官方的匈牙利電報局傳出，是年六月十一日至十四日間，國務總理德藍葉 (Dankonyi) 及外交部長德·堪霞 (De Kanya) 在布達佩斯和德國外交部長舉行「精神永久親誠團結」的談話。當紐拉脫 (Von Neurath) 離去匈牙利首都時，這兩人都能夠做德意志老鷹國旗十字團的支持者。

然而我們不能忽略匈牙利與德意志間的經濟關係。馬扎兒人自然需要市場以銷售其農

產剩餘品。一九二五——三〇年間第三帝國購買匈牙利輸出品百分之一·六，一九三四年增至二二·二二，次年增至二三·九四，但一九三六年跌回為百分之二三·〇五。可是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匈牙利輸出為六九、九五四、〇〇〇匈牙利（Pence，值美金一角七分四厘），比去年同期之五七、一七九、〇〇〇更多。

一九三四年匈牙利向德國購入貨品，佔輸入總數百分之一八·二七，次年增至二二·六九，次年仍保持二五·八二的百分數，但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對德國輸入為五八、七六九、〇〇〇匈牙利，去年同期為五三、六五七、〇〇〇匈牙利。由此可見匈德經濟關係極為密切，而德國對匈牙利人經濟生活佔極重要地位，德國需要向匈銷售製造品而購回原料。兩國間的經濟關係如此，納粹的侵入匈國自然不易阻塞的了。

今年年初匈牙利惶恐錯亂的政治家想建立一條外交陣線。馬扎兒人還是繼續叫喊「Zmi Nemi Sohaj」而要求收復領土呢？還是接受「霍得柴計劃」（Hodza Plan）召開多瑙河經濟會議與小協約國妥協呢？他們同德國共患難呢？還是株守歐洲政局之變，尤其是納粹進攻捷克的時候乘機攫取利益呢？

匈牙利人決定這些問題是很難的。馬扎兒人中有些人的利益完全在割給捷克的領土上的，有些人的則在羅馬。後者主張放棄對捷克的進攻，而專事對付羅馬尼亞，認為給羅馬尼亞拿去的領土是最肥美的；前者則自然不肯放棄在捷克的富於森林礦物的山地，他們認為德捷糾紛已達嚴重關頭正好利用之向捷克加緊壓迫，自然捷克逼得非向我妥協不成。果然他們的主張，在德併蘇台區後實現了，今後的布達佩斯一定完全會而且必需聽命柏林了。納粹的勢力也突然增漲。

第一五章 併奧並得蘇台登

奧大利是被戰爭摧毀了！維也納，曾為五千萬人口的帝國的首都，多瑙河流域的大邑，突然降為不及七百萬人口的小國之京城，充滿了悲傷與痛恨。聖·日耳曼(St. Germain)時代的光榮完了。絕望，絕望，維也納變為一座愁城。窮困與失業，掃蕩了全境。而且和會後被割的土地中，意國所得的有布理納山道(Brenner Pass)，軍事上非常重要，意軍控制其地，隨時可以入奧。

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主義黨執政的維也納舉眼北望，希求民主政治的第二德國予以援助。泛日耳曼主義者希望「德奧合併」(Anschluss)。但是法國、意大利以及小協約國，認爲一旦德奧合併，足以打破歐洲的均勢，而捷克大聲抗議，如果德奧合併，則波希米亞(Bohemia)將成爲斯拉夫族伸入條頓族海中之半島。

一九三二年世界經濟恐慌，奧大利準備銀行(Credit-Anstalt Bank)受影響而倒閉，全國經濟大起動搖，德奧合併更爲奧人所切望。但希特勒執政後，合併的情勢，爲之一變，許多奧大利人怕合併後將被納粹所排斥，故合併的要求之潮，爲之減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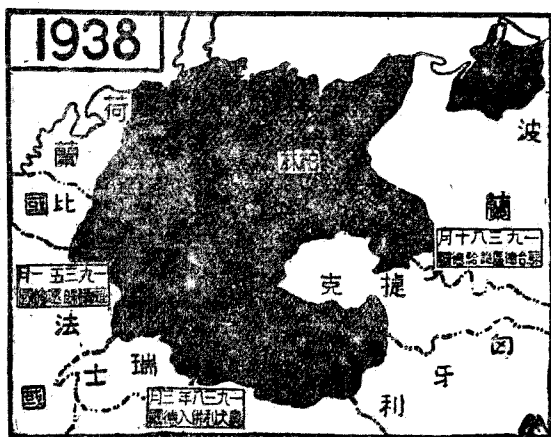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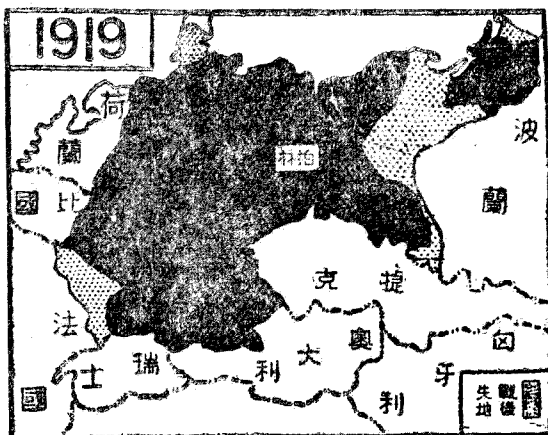
希特勒生於奧大利，極希望把他的生地和他的統治地合而爲一，而且，合併以後，德軍勢力可達匈牙利邊境，國社黨可直接幫助阿巴德(Arpad)的納粹黨，可伸入羅馬尼亞的油田，可與匈牙利接境，甚至可因以越過布里納山道，新德軍可向特利埃斯特(Trieste)推進，濯足於亞得利亞海。沒有奧大利，納粹的大帝國之夢，無以完成。

黑索里尼是反對德奧合併的，一九三四年奧亂——刺道爾斐斯——之際，他把機械化部隊開往布里納山道。歐洲危機真是一觸即發了。幸而希特勒的參謀告訴他，軍事準備未

足，併奧尚非其時，情勢才和緩下來。維也納的叛變失敗了，深為柏林所痛心。

一九三四年七月之末，亞比西尼亞問題發生，墨索里尼感覺到需要幫助，是同年十一月斯特萊柴會議 (Stresa Conference) 以後，故有柏林羅馬軸心之建立。當英意在地中海上

怒目而視的時候，一般觀察者以為這是希特勒併奧的時機了，但機會主義的和實際主義的希特勒，知道這時動手，會把墨索里尼投入鮑爾



溫 (Baldwin) 和 賴伐爾 (Laval) 懷裏去。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佔領萊茵非武裝區之後，德無西顧之憂，大可有事於東南了。且意大利自侵亞問題發生後，在中歐地位大為減弱，且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意大利的錢和人水般的流入西班牙。又因為墨索里尼和英國及法國在地中海和紅海 (Red Sea) 爭奪霸權，使其在多瑙河的地位減弱，對奧援助也減少了。維也納是處乎柏林羅馬軸心之間。加之，英國正為帝國內部的紛爭所困擾，法國亦為西班牙問題、中日問題、海南島問題而不如以前的注意奧意大利了。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舒士尼格總理 (Chancellor Schuschnigg) 袒臂歡迎希特勒到了維也納——奧意大利的獨立，就此終結。希特勒乘火車到維也納，萬眾歡騰。

接着是臨到捷克了。

國際情勢仍然有利於希特勒，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四強協定，他又得了蘇台登區。

第一十六章 「尋找安全」

在「尋找安全」(Search for Security)的歐洲中，瑞士所處的國際糾紛危險之中的地位，完全跟一九一四年的情形不同。德軍可以越瑞士而攻法軍右翼，但是照現在納粹對西面採取保守政策這點看，最近德國不致越瑞境以攻法國。一九三七年二月，希特勒向瑞士前總理愛德曼·叔爾塔斯(Edmund Schultes)宣稱「我們對瑞士不管怎樣，一向尊重瑞士的中立」。

這話當然使瑞士滿意的，但是瑞士人同時也知道，他們最好的保證是他們的力量和他們自衛的決心；而且納粹在瑞士的活動，和他們元首的言辭並不一致。德國出版的地圖，有把瑞士繪成相同的顏色，使人驚異泛日耳曼主義不一定完全只包括條頓族所居之地。所以結果使瑞士成爲歐洲第一個聯合「尋找安全」的國家以防禦侵略。

休戰後的十四年中，法國是歐洲大陸軍備最充足的國家，且築有堅固的馬奇諾防線，又聯合許多國家成一有力的同盟；德國是軍備不足，外交孤立。然而近五年來情勢大變，他們受納粹狂風之吹打而低首了。他們眼見和約被撕毀了，萊茵區被佔了，德國軍備擴充

了，政治力量大增了。法國一向視爲和南非殖民溝通的可以自由來往的地中海也被人擾得沸騰了，墨索里尼且脫離「法英意斯特萊柴陣線」(Franco-British-Italian "Stresa Front")而和希特勒建立柏林羅馬軸心。他們的庇里尼山脈(Pyrenees)境外是和德意法西斯蒂關係密切的西班牙國民軍。

「我們打了勝仗，我們却失了和平，」法國人現在這樣自然。一九一八年有利的情勢不再了。美國遠不可靠，英國也不會確實幫助，除非希特勒西進。

如果一旦和德開戰，意大利必乘機奪取突尼斯(Tunis)及其他法國南非殖民地。現在的法國人真是寢饋不安，不眨眼的日夜注視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在歐陸的地位是一落千丈了。

比利時一向被視爲「歐洲的鬪雞場」(Cockpit of Europe)。別些國家跑到他們的佛來敏(Flemings)和烏龍(Waloons)省來打他們的仗，大肆破壞。滑鐵廬之戰卽爲一例。歐戰以後比利時是和法國聯盟的，信託法國的。希特勒執政以後，比利時的信託心動搖了，他

們腦海裏發生一種恐懼，就是他們這小小王國，命定又要被人作爲戰場了。

有一時，比利時看到希特勒爲避免和英國衝突，故專心致意於東進；可是他們和法國聯盟，必易招致德軍侵入比利時以攻法軍。故比王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宣稱要作獨立的外交，保持領土完整。顯然這宣言對法國是不利的。德國柏林當局大爲高興。因爲這樣，比利時可以不會被人利用以攻德。

荷蘭同樣也受到德國的威脅。希特勒雖於一九三七年正月三十日宣稱保證荷蘭的領土完整，但荷蘭知道這不免是空言。海牙看清這點，是年七月議會通過擴軍——從一萬九千七百常備兵額增至三萬二千——案，軍費增至一千一百萬，三倍於戰前之數。

德比經濟關係極爲密切，比利時是德國最好的顧客，一九三六德國對比貿易輸出爲三九五、五〇〇、〇〇〇馬克，輸入爲一六八、五〇〇、〇〇〇馬克。希特勒跟着經濟勢力而來的是納粹煽動。國社主義在比利時力量雖不大，議會中却也佔了數席。

當目下希特勒專意東進，且爲避免和英國衝突而不西進之際，比利時知道英德間的和

平維持得多久，德國總不會進攻荷蘭的。那末英德戰事一旦發生了則將如何呢？無疑希特勒的機械化部隊一定越入國界，一面佔取丹麥農倉以足食，一面控制荷蘭水陸要道為軍事據點以攻英軍。

英國人的「光榮孤立」(Glorious isolation)時代是過去了。今日之不列顛易受敵機之空襲。倫敦是處戈林將軍(General Goering)的飛機環中。高射砲雖可襲落敵機，但被炸的損失也可不小。

英國知道英法聯合並不足制止集權國家，打敗侵略國家。不列顛人懷疑他們不能打勝仗，如一九一八年一樣，不幸而失敗了，則有破產的危險。即或打敗了德國和意大利，則所得無物，而倫敦將如中國大城市般被敵機炸成廢墟。故英國人確實是需要和平，熱望和平。但是他們知道他們帝國至少受着三種脅迫。他們不能集中力量以攻擊一個侵略國而推翻了它。如果英意發動戰爭，日本必在遠東猖狂；如果抑制日本在遠東的侵略，則希特勒必有事於中歐，他們的軍艦佈防各地，要從北海起一直到揚子江；他們要防止比利時或

丹麥、馬爾太、埃及、香港的突發事件。他們的生命線有幾千英里，他們得和自己的殖民地自治殖民地妥協。不但此也，且得和法屬印度支那及荷屬東印度妥協。

一般英國人對德國並不覺得懊惱，他們倒反覺得法國的過分壓迫德國，使長成一個納粹出來。英國自然不願割讓殖民地，但他不願爲了但澤、波蘭走廊或美英爾和德國開仗。他們也不能開一隻兵艦或一隊飛機去保護奧大利獨立，去爲捷克問題打仗。英國是要和平。不願和別國交惡。

所以英國也同別些國家一樣，「尋找安全」。開了一個會議，又來一個會議，英國的政治家匆匆在別些國家的首都來去。英國要避免戰爭，即使開仗了，也爲了和平。在這種情況之下，希特勒和他的同謀看清了這點，所以他們一直噪鬧，他們的公式是：西面的和平換取東面的暗地侵略，促使希特勒的一再成功。

第十七章 結論

一九四〇年許是決定歐洲命運的一年，因爲到那時德國的軍備計劃完成了。希特勒恐

不等到那年，就在一九三九年會就越過「悲痛的國界」之一。

希特勒的努力奮鬥漸得全國信仰，他能把國內的階級鬭爭變為對國外的民族鬭爭。人民刻苦耐勞，聽從他的話，向外取得勝利。全國只在一黨統治之下了。

德國要求殖民地。一九三七年紐倫堡大會 (Nuremberg Congress) 中，希特勒對參觀大會的外國記者說：「殖民地問題沒有解決以前，我們始終不能安靜。殖民地問題只能用一個或別個方法解決。」其意盡在言中。他們且公開說是爲了資源。

盧森堡這樣告訴人：「許多人譏評德國，說德國要求殖民地，而別國，譬如瑞典則不然。你不知道瑞典的人口密度比德國小，瑞典又不發生食糧問題，瑞典也不是一個工業國家，特製造工業品換取原料再製造爲工業品爲生，而瑞典的原料比我們豐富。而我們，殖民地是必不可少的。」

對於德國向多瑙河流域發展，他說，這是德國歷史傳統的權利。如果德國專心致意於向巴爾幹發展，則將不會和英、美利益衝突，要不然，就要發生衝突了。而德國更不願南方國家製造戰爭 (Make war)，只希望得到機會去「發展」而已。

納粹建國的五年歷史，希特勒知道只有武力，或武力的恫嚇，才能得到國際關係的結果。他把自己的一再成功，和威馬政府時代的受人欺凌相比，那「自殺的和平主義」(Suicidal pacifism)真是不足為訓的了。勝利的國家會向毫無武力的國家退讓嗎？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人一致堅決的大喊「從不會的」！每一次的外交勝利，更促進希特勒的前進曲的拍子，增加他救世使命的範圍。每一個以希特勒「動力的和平外交」向鄰國獲取的勝利都鼓舞他去獲得更多的勝利。

希特勒的全部東進計劃是很明顯表示出來的，但是現階段則停留在機會主義上。舉例來說，譬如德意關係，完全建立在柏林羅馬軸心上的，但是墨索里尼提防勝利的凱撒(Caesar)會重來統治羅馬。並且德國對意大利兵力的評價不高。歐戰之時，意軍受阻於卡波萊多(Caporetto)，西班牙內戰中，意軍復慘敗於瓜達拉哈拉(Guadalajara)。德軍事專家因此相信，即使墨索里尼怎樣宣傳其機械化部隊之精銳，意軍自大戰以來，其戰鬪力並無進步。但是德國對墨索里尼政治能力的評價是高的。這兩個集權國家現在是互相標榜，互相利用，雖不永久，却為一時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如果意有事於突尼斯或埃及，

德不阻礙，但是墨索里尼一定要承認中歐是希特勒的政治的及經濟的特權；墨索里尼有事於地中海，希特勒要加幫助；希特勒下多瑙河流域，墨索里尼得予助力。

希特勒要建立一個大帝國。「在中部歐洲我們有八千萬日耳曼人，被分割各地而住着，我們要聯結一起。同種同文不分國界。」這話博得從芬蘭灣以至索瓦(Sov)的條頓少數民族的喝采。

德國認為蘇聯是世界第一大敵，必須打倒的迦太琪(Carthage)。實際希特勒是眼紅蘇聯的富源。然而實際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希特勒，當其向西方進取的時候，他向蘇聯建議：「讓我們自由向多瑙河發展，我們不侵害你們的利益；你們幫助我進攻波蘭，我幫助你們在遠東自由發展。我們命定向波斯灣發展，而你們命定是要向亞洲發展比向歐洲發展好些。你們受日本的威脅，因為你們害怕兩面進攻的敵人。你們可以大胆去打退日本，但要給我們在中歐自由活動。」

然而希特勒這樣向世界挑戰，勝了固然可大大賺一筆錢；不幸敗了，怎樣呢？一位納粹這樣說：「假使我們敗了，我們把歐洲同我們一起拖到深淵裏去。」

譯者跋

這本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關於國際政治的三大名著之一的亨利·華爾孚 (Henry C. Wolke)之日耳曼章魚 (The Germany Octopus)，經三句的翻譯，現在總算譯完了。首先得感謝許多友人的鼓勵，及其幫助，使我順利的完成。

全書略有刪節，被刪節之處，自信並沒有破壞全書的一貫及精彩之處。原書文筆之優美，敘述之流暢，論斷之精確，堪稱傑作，自愧不能達原書之神韻，但已儘可能的求信求達了，甚或有不可避免的錯誤，尚祈諸位讀者加以嚴正的指教。

書的原名譯後，因求較為醒目，我大胆的改了。

譯者於廿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渝牛角沱

